

樊南文集詳註

樊南文集詳註卷之四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秀水蔣元龍春雨參校

啟

上兵部相公啟

新書宰相表大中四年十月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書紀在十一月新書表五年四月約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自後不復兼兵部此必在趙徐幹之前也

商隱啟伏奉指令書元和中太清宮寄張相公舊詩上石者

舊書

紀天寶二年改西京元廟為太清宮東京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後亳州老子廟同京師稱太清宮唐之宰相有兼太清宮使者略見百官志而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也宣武節度兼亳州太清宮使如宣宗紀大中十一年鄭涯事可類推也張宏靖於元和九年為相後至十四年代韓宏鎮汴而令狐楚是年為相則太清宮寄張相詩者似以兩地皆領太清宮也張與令狐傳皆在所略耳下文宋石槍并緊切亳州疑上石於彼處 昨一日

書訖伏以賦曠代之清詞宣當時之重德昔以道均契稷始染江

臺

見為辟從事啟 今幸慶襲章平

見為宰

仍鐫宋石

後漢書郡國志梁國陽山縣山文詒孫啟 石在石誌云陽文石也元和郡縣志宋

州本周之宋國陽山縣以山出文石故名縣汴宋節度使管汴宋毫穎四州德匡謬正

俗曰秦始皇鑿山刻石文云刻茲樂石蓋崑山近泗故用磬石他刻石文則無此語也

近代文士述物用碑碣之事失之矣此

固自用宋石取疑說與爲宋者非也

依於檜井後漢書志陳國舊縣有檜井注云伏滔北征記曰有老子廟廟中有

九井水相通古史考曰有苗仁里老子也北史王劭傳陳留老子祠有枯柏獨雅相

葉松身曰檜檜太清記亳州太清宮有八檜老子手植枝幹皆左紐雲發七籤言九井

三檜宛然常在武德中枯檜再生舊書紀高宗乾封元年封禪泰山社首還次亳州幸

老君廟追號曰太上元皇帝制道觀宮改谷陽縣爲真源縣其後自明皇以上六聖

御容列侍陷彼椒牆徐曰謂刻詩於石陷壁間也椒扶持固在於神明雄

於左右甘泉賦神莫莫而扶傾王巾魯靈光殿賦序自西京宋夫建章之殿悠久必同於

昔見繁縟而耀光輝然獨存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

天地況惟非陋一作早預生徒仰夫子之文章曾無具體辱郎君

之謙下文選應璩與滿公琰書外嘉郎君謙下之德統曰滿炳父寵爲太尉璩尙遣

濡翰劉楨詩致意於濡翰空塵寡和之音見獻短素乏入神之妙蔡邕琴瑟有六氣

恩長感集格鈍慚深但恐涕洟易齋咨涕洟謂終班琬琰極書顧命琬琰在西序周

禮典琬琰圭以治德琬圭以易行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斷其名

於若華之王若華是琬故後之碑版皆用之如蔡邕胡公碑銘諸琬琰唐明皇寺

經序寫之琬琰而貞琰翠琰貞琰翠琰豐琰並用
又按義山工書頗有碑碣今皆湮佚矣略見詩集後中
下情無任戰汗之至

上尚書范陽公啟三首
舊唐書范陽人
大中三年檢校戶部尚書
出為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使檢校正三

年出鎮四年十月始奏義
山入幕為判官詳年譜

某啟仰蒙仁恩俯賜手筆將虛右席以召下材
漢書王嘉傳更政居官
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

全下材懷危內顧越通與選舉敘漢博士弟子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
能通一藝輒罷之今史漢儒林傳皆作不材而通者則承通典作下材
承命恐惶不

知所措某幸承舊族蚤預儒林鄰下詞人
羅志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
侯植皆好文學王粲與徐幹陳

柳珣謝應璩劉楨並見友誼詩數志
風蒙推與一作洛陽才子濫被交遊
潘岳西征賦賈生洛陽才子此亦見言
如駱賓王啟有云洛陽才子潘左為之

一紀旅宦過於十年
唐書成二年登進士第四年為校書郎
謝宏農尉至是則或踰一紀或過十年

恩舊彫零路岐
後漢書文苑稱衡傳孔融上疏薦之曰使
衡立朝必有可觀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悽愴薦福衡之表空出人間
後漢書文苑稱衡傳孔融上疏薦之曰使
衡立朝必有可觀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子之書僅盈天下
漢書揚雄傳雄方草太元泊如也或
新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去年遠從桂海
謂桂

州江淹雜體詩

文彰薄桂海

來返玉京

靈寶本元經自元都玉京以下有三十六天雲笈七籤三洞經曰元都上有九肉峻峭鳳凰瓊房玉室處於九

天之上王京之陽以

喻帝京詩家習用

無文通半頃之田

之田鳥起鰲上水而陷下則請從此隱矣

書亮字

文通 乏元亮數間之屋

陶潛歸田園居詩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陰傭蝸舍

牛陵螺也

野人結圓舍如其

殺故曰蝸牛之舍

危託燕巢

左傳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聞鍾聲焉曰

春呢

將遊則蕙蘭絕徑

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

秋庭欲掃則霜露霑衣

靈寶伍被傳今臣亦

將見宮中生刺棘露沾衣也謝莊

月照佳期可以還微霜沾人衣

勉調天官獲昇甸壤

謂為京縣尉京兆奏署

按曹此京尹非盧宏正

安正於三年五月出鎮矣下云仰謝其懷

歸惟卻掃

見為白

出則卑趨仰燕路

以長懷

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

望梁園而結慮

梁孝王好

宮室苑囿之樂梁園園有雁池池間

有鵝洲是清餘許崔福壽彭城公啟

尚書道光士範

蔡伯喈傳太邱碑文謹曰

有鵝洲是清餘許崔福壽彭城公啟

士則存詩沒

德冠民宗

任彥昇王文憲集既既

愷悌之化既流

靈寶弟

鎮靖

之功方懋

史書此言其定國後綴和鎮靖

竊思上國投刺

一作投誤見

東都

及門惟交抵掌之談

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

遂辱知心之契

李陵答蘇武書趙人之相知

貴相

知心載惟浮汎頻

一作涉

光陰豈期咫尺之書

戰國策范座遺信陵君書曰趙

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一本作遂漢書韓信傳終訪蓬蒿

之宅

二輔決錄張仲蔚平陵人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博物好屬詩賦

感義增氣

袁宏二國名臣贊序懦夫增氣

懷仁識歸

禮記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

便當焚遊趙之簪

更記城卿傳虞卿歸趙考成王

毀入秦之屬

蘇秦去

秦而歸蘇

東書投筆仰副嘉招

岳詩弱冠希嘉招極爲判官非書

謁謝未

閒下情無任感戀之至謹啟

二

某啟某猥以謾聞

以謾聞不足

仰承嘉命

後漢書周舉等傳序曰司徒侯霸辟閔仲叔云云仲

叔悛曰始蒙嘉

處囊引喻未施下客之能

見爲鹽州狀獻

在握稱珍

後漢

書正宮傳南海多珍掌握之內價爲三兼金劉琨重贈盧諶詩燕中月懸望本自荆山瑤璧以喻諶諶爲現之故更

遂忝上卿之列

春秋列國有上

卿故以此已為判官循揣斯久兢惶不任況尚書學惣百家後漢書註諸判官於幕職中稍局

家言百家舉全數也見為鹽州術窮三略見為鹽州文鋒筆力文鋒猶詞鋒論衡谷子雲唐子高造奏百上筆

有餘力字見下為東川崔從事啟抉揚馬之懸門左傳信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劍氣弓聲劍氣用皆屢見

柴氣事在防宣德皇后命劍氣凌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隋書長孫晟傳突厥大畏長孫瑒管其弓聲謂為霹靂字皆習見不拘此二事割韓彭之右

地漢書陳湯傳却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宅子君子居則貴

使中候數使中候數句相証永言賓書宜在民宗豈意非才旋蒙過聽末至居右既乏

相如之譽漢書連雲賦相如末至居客後來在上終興汲黯之嗟漢書汲黯傳見上言

日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盧手足分榮儀禮昆弟四體也漢書武五子

已在鎮年餘今見辟為判官故措語云爾里閭交慶行吟花幕見臥想金臺

親敵吾一體後漢書袁譚傳王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按弟義安為盧氏之婿故云

夢清淮之月見為白未離紫陌之塵水經注漳水北徑紫陌西田融以為紫陌除見賀破奚已

從事於從事於依仁佩德白首知歸潘岳金谷集作詩投分奇石友

白首同所歸 伏惟俯賜恩察謹啟

三

某啟絹若干疋特蒙仁恩賜備行李謹依數捧領訖嘉命猥臨厚
賚仍及捉襟見肘免類於前哲（王會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裂裳裹踵無
取於昔人（吳越春秋申包胥之秦求救楚書馳夜趨足踵踵裂裳裹膝）感佩恩
私（徐刊本作私恩誤）不知所喻謹啟

獻河東公啟二首

舊書傳柳仲鄧京兆華原人尚書公稔子元和十三

年進士擢第大中六年自河南尹為梓州刺史東川節度使仲鄧辟商隱為判官詳年譜河東柳氏郡望也仲鄧後至咸通初封河東男文苑英華授仲鄧京川節度使制云太宗伯大司憲謙而寵之以表殊獎則是兼禮部尚書御史大夫也

商隱啟伏奉手筆猥賜奏署某少而孱懦

一作蕭

長則艱屯有志為

文無資

一作時誤

就學

（袁宏漢紀郭泰年二十為縣小吏乃言於母欲就師問母曰無資奈何林宗曰無用資為遂辭母而行至成皋屈伯彥精廬三

年之後雲兼游夏竦志注柳原家貧孤鄰有需舍原過其旁而泣師曰欲營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雖雜賦八首或庶

於馬遷

漢書藝文志司馬遷賦八篇

而讀書五車遠慚於惠子

見安平公奏充判官狀

契濶湖

嶺淒涼路岐

湖洞庭嶺五嶺也謂從事往管路岐似汎指徐方

罕遇心知多逢皮相

御覽引吳越春秋季札去

徐歸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札下車禮之曰子姓為何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以信

姓字乎韓詩外傳所云略同更記鄭生入

昔魯人以仲尼為佞淮陰以韓信

為怯

史記淮陰侯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則我不能死由我將下信執視之佞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徐廣

曰袴一作袴說

聖哲且猶如此尋常安能免乎

一作矣

是以良背卻行

易反其背不獲其身行其遠不見其人

求

徐刊本作冰非今從英華

心自處

序上文謂自求其心無外慕不尤人也羅含蘭菊

羅含蘭菊生以為德行之德

仲蔚蓬蒿

見上苑陽公啟

見芳草則怨王孫之不遊

歸淮南王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憂憂乳稚去北山移文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文意則謂不出仕

撫高松則歎大夫之

虛位

漢官儀秦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風暴雨賴得松樹因復其下封為五大夫

不可終否

易物不可

屬於高明

此

高明暗謂所天也宋孔平仲雜說謂明公閣下之類亦可謂之高明而引李膺稱孔融高明夫融之謂膺時年十歲高明之稱以後進待之也絕非此義何其疎誤哉

惟尙書春日同和秋霜共列一作叔子則九代清德晉書羊祜傳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

世吏二千石至稚春則七葉素儒晉書儒林苑號傳號字稚春濟北盧人也

祐九世並以清德聞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舊書初公純性謹重動循禮法理家甚嚴子弟克稟

誠訓言家法者世稱柳氏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牛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

核班有詠子弟書室家法相承也君子立言未為周禮左傳韓宣子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

氏自滿三十卷正人得位長作歲星漢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

居久其國有德而王穀豐昌又曰進退有度奸邪息又曰歲星精降於地為貴臣

立言則為周禮在位則如歲星非用東方朔為歲星事今者初陟將

壇始敷賓席射江一作輿壤灌水名都舊唐志東川節度治梓州又梓州梓潼郡以梓潼水為名郡治郫縣

又魏分置射洪縣復魏東六里有射江語訛為洪元和俗擅繁華蜀地最為繁

則民皆譙秀文選桓溫薦譙元彦表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杜門絕迹不

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訪臨邛則客有相如史記司馬相如傳素與臨邛令王徵秀秀不應斯耕山藪

來遇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終為恭敬官人舉纖繳以下冥鴻列子蒲且子之弋也

卓王孫程鄭乃相謂曰令有貨客為具召之并召令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鵲於青雲之際史記楚世家楚人有好以弱弓纖繳加歸鵲之上者餘見汝南公負德音表執定鏡而求西子非

于搖鏡則不得為胡劉畫新論鏡形如杯以照西施鏡維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惟所指命便為丹青若某

者又安可炫露短材切塵記室鹽車款段徒逢伯樂而鳴後漢書馬援傳乘下

形長是類也餘詳為張周封歌土鼓迂疎恐致文侯之臥通記禮運曰夫

士鼓樂記曰魏文侯曰吾承命知忝撫懷自薦終無喻蜀之能集作心非

相如傳唐使時通夜郎而焚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

錄其果船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使問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校兼寓不

骨為害記之意詩集會但誓依劉之願見為監未獲謁謝下情無任感激

聲戀之至謹啟

某啟伏蒙示及賜錢三十五萬以備行李謹依榮示捧領訖伏以

古求良材必有禮幣一束芻皆堪貺美詩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曰女行

德如王然我謂主人賢則薄儀亦當就五穀皮未曰輕齋見榮陽公謝除副使狀況某跡忝諸生名非

前哲左傳顧前哲以免也尚遙玉帳抱朴子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已資金錢實記平準書農工商

金錢刀布之幣通焉訪蜀郡之卜人懸之莫竭漢書王貢兩龔俱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

下簾而授老子遇河間之姤女數且難窮見安平公謝端平賜物狀未草檄以愈風見漢陽公

不執鞭而獲富敢將潤屋且以騰裝藏荷之誠寄喻無地上篇云

蓋初擬為書記尋改判官并許年譜矣義山文字雖多遺逸然在徐在梓竟無一首表

狀亦可惜非書記也在梓仍多代草者蓋資其才藻以應辟應舉非書記之例詩所以

有却下脂記之作也在徐之移檄陳刺竟全闕矣

為東川崔從事福謝辟并聘錢啟二首後舊書崔戎傳不及其子新書止雍一人而舊

紀懿宗咸通十年賜和州刺史崔雍死雍之親黨原福則庚序皆貶時福以比部員外郎貶昭州司戶通鑑書曰兄弟五人今合之宰相世系表庚

表作庾與序皆為戮子原表作厚與雅福裕皆為戮子朗為戮子但未知表皆可據否福於乾符二年由主客郎中為汾州刺史見舊唐紀程午橋箋詩以福為崔八其何據誠又按東川即柳幕也詳下寄彭城公啟

福啟伏奉公牒伏蒙辟署觀察巡官某早辱梯媒獲沾科第

福當國其輩維

得第吳公之薦賈誼未塞前叨

吳公謂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交帝聞吳公治平天下第一徵為廷尉廷尉言

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賈融之舉班彪仍當後忝

後漢書班彪徙居涼州河西大將軍賈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

接以師友之道及融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

仰觀蓮幕見

白從

俯度桂科

唐人以得第為折桂習用語

卯翼不自於一

無於字及下其字他門頂踵實非

其

已物

言願舍身以報但賁灰粉

不惜灰粉此身

遠逐旌旛雖有命以酬實無言可

謝伏惟俯賜鑒諒

二

福錢若干伏蒙賜備行李竊以白馬從軍

後漢書李憲傳陳衆為揚州牧歐陽欽從事乘單車

為白馬說愈像黨而降之號白馬陳從事云英雄記公孫瓚常乘白馬又白馬數十疋
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以為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當避白馬長史亦見後漢

書
青鳧受聘

獲神記南方有鱸其形若鰲而大其子若草葉如蠶種殺磨文難
其母以塗錢以其子塗貫用錢貨市施則自還名曰青鳧

滅

魏志周宣傳文帝曰吾夢
摩錢文微令滅而更愈明

校

一作
枝誤

貫知多

更記平準書京師之錢
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陸賈方

驗於火花

西京雜記陸賈曰目購得酒食燈火華
得錢財故曰購則死之火華則拜之

郭況莫矜於金穴

後漢書郭

皇后紀后弟陽安侯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
賞賜金錢繼用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感戴之至不任下情謹啟

為河東公謝相國京兆公啟二首

舊書杜棕傳大中初出鎮西川
據白敏中傳大中七年為西川

節度蓋代杜棕也棕於大中二年二月節度西川七年授淮南仲鄂於六
年鎮東川故玆得被其辟舊書宣宗紀書六年四月白敏中調鎮西川棕
本傳云俄復入相皆誤備詳年譜及詩集註徐氏疑為棕再鎮西川而以
仲鄂鎮興元合之允謬又按袁說友成都文類失載此數篇豈以題無西
川字不細檢點歟他
詩文亦有失載者

某啟今月某日得當道萬安驛狀報伏承遣兵馬使陳朗賁幣帛

鞍馬辟召小男者未敢尋盟

左傳晉人將
尋盟寧屢見

還茲聞喜
漢書武帝紀元鼎六
年冬將幸緄氏至左

邑桐鄉聞南越一作聞今遐瞻關一作英華關恨乏羽毛伏以自有摺紳史記薦紳

破以為聞喜縣徐廣曰薦紳即誰無交結朋友不全素諾在古殊多父子同受深

縉紳也古字假借一作知當今罕一作見豈期令德圖於所難男娃曾未成人纔沾下第

舊書傳仲子珪大申五年登進士第累時使府早卒辨仲謀之菽麥雖則有餘吳志孫權字仲謀陳

未辨菽麥左傳周子有況安石之慈蘭不可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

見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其佳元答曰譬如芝蘭玉樹忽依大府漢書鄭都傳考十條便廁英僚東吳

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枕之哈恐自此始王孫駭然而哈西園之譙未知如何曹植公謫詩公

不知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此皆相公以某謬接藩維久依繩墨克

降由中一作之信左傳信不由中實無益也將酬事夫之心不然則安得援一作

作收誤童子於舞雩禮諸生於白社晉書隱逸傳董京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

身枝禮記身也者城府知歸府以喻心如晉書愍帝紀論于寶有

言曰昔高祖宣皇帝性深阻有感激恩光丁寧教誡永言銘鏤尙昧端倪
若城府而能寬裕以容納之類
莊子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一作伏候一作簡書來至敝邑則專請張覲評事奉啟狀申

陳慕義無窮見爲李措辭莫盡攀附惶戰一作不能究陳謹啟

二

某啟伏奉榮示伏蒙辟署某第二子前鄉貢進士珪校舊書仲郢傳

傳子瑛珪璧玢據此云第二子則瑛果爲兄也唐撫言投充攝劍南西川安撫巡

官冊府元龜幕府趙其辟并賜公牒舉者某去月得楊侍御一作書題

署未有官者皆謂之攝微傳風旨漢書嚴助傳總令嚴初如吉夢周禮春官占夢

楊侍御楊收也時爲西川幕官見舊書傳助諭意風指於南越非不尋思莫得端緒漢書宣元

六夢之吉凶季冬勝王夢終謂戲談戲談不敢今乃竟詢仲庠果降嘉招傳紙發緘吳季重答東阿王書發函

開端緒願卒成之吳季重答東阿王書發函何者

慰諭之悸魂流汗漢書田延年傳大將軍曰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

某頃居班列

潘岳夏侯常侍諫從班列也往

已奉陶甄口裏雌黃

晉書王衍傳妙善元

言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

屢加雕煥

錦惠連秋懷詩丹青暫雕煥

胸中雲夢

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乎南邱

傍俚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帶芥

過沐涵濡掖之以順風

見為任侍御啟暖之以愛日

趙秉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註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茲辰議報不在他門

一字無昨叨裂

土田

見論皇太子表又漢書諸侯王表割裂疆土陳湯傳裂土受

謬分旗蓋適

當東道

見獲事西鄰東鄰西鄰見易既濟卦

豈望信在言前榮流意

外坤維接眡

見獲事西鄰東鄰西鄰見易既濟卦

何酬上相之知

相吏記陸賈謂陳平曰足下位為上相

坎卦成占

遂報中男之喜

譽乖邨桂

見謝宗卿啟

名媿謝蘭

見上

未學周南召南纔得一科一第縱

解問絹

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粗耳感受而去

能負薪

幼曰未能負薪也將何以與先生並行從大夫之後仰塵帷

幄佇雜簪纓況襟帶禺同

季尤固谷山鎰固谷險要襟帶咽喉漢書地理志越巂郡青蛉縣禺同山有金馬碧雞

咽嘆

巴濮

左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尚書牧誓傳要鬻微在巴蜀庸濮在江漢之南互詳爲柳珪啟

求於安撫必也機謀深慮

異時莫副虛佇然竊尋史傳所載語父子之間雖石苞獨異石崇

晉書石崇傳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而山濤不知山簡

晉書山簡傳簡性溫雅有父風

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嘆曰吾年近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

亦豈

一作安

敢保其辱陋遽遣退藏但當授

以一經

漢書韋賢傳鄒魯諺曰遺子黃金訓之大杖家語曾子耘瓜誤斬其根

子曰舜事瞽瞍小桂則待過大杖則逃走庶將寡過以謝明恩染翰銜情

來當染翰

封牋寫

抱小人多事拜台席以猶賒童子何知

左傳范文子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上賓階

而在卽瞻望闕關

漢書關關

死生以之伏惟深賜鑒信謹啟

爲柳珪謝京兆公啟三首

某啟散兵馬使陳朗至伏奉榮示兼奉公牒伏蒙召署攝成都府

參軍元安撫巡官者師襄鼓缶

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易不鼓缶而歌更記李斯傳陸賈叩頭灌南子窮鄉之社扣瓮

鼓缶相和而歌

或近翫人

翫人喪德

和氏搜珉

禮記君子貴玉而賤珉餘見為渤海公舉人狀

能無驚物

比杜攄乃降而鼓缶按

跪受高命莫知所裁

某藏豹不堅

劉向列女傳陶答子妻曰妾聞

南山有元豹雲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皮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

雕龍未巧

史記譙天衍雕龍夔後漢書崔駰傳贊曰崔為文宗世擅雕龍

北史劉勰撰文心雕龍

徒承庭訓遂廁人曹比衛家之一兒

晉書衛玠傳瑛邪王澄及三王王濟並有盛名

皆出玠下世云王家

天懸鵬鵠

莊子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鴳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

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鵠亦作鵠

望鄉中之七子

魏志江文帝典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

陽王業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按魏志王業傳曰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而王業敘至劉楨六人下

文云白即鄴淳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玩其文義以文帝為帝不入此數而

陳思王與王業等台為七人與注中引興論兼孔父舉言之者異也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八首冠以魏太子其序云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講究歡愉之極今昆弟友朋

二三諸彦共盡之矣餘則王業陳琳徐幹劉楨應瑒阮瑀平原侯植七人此為七子之定目也若核文舉之被禍與鄴中不可細合小學細

風逸馬牛

書費誓馬牛其風佚左

珠標建安七子首以孔融而不及陳思王似非也

傳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正義曰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不相及取喻不相干也已忝決科
法言或人望爾笑日須以發策決科敢思筮仕伏惟相公以仁義禮智信為基構用溫良

恭儉讓為藩籬堯時則業貫夔龍殷代則道符尹說入秉文教三

百里溪文教二出曜兵權兵權見太史公自敘此謂掌兵之權揮神鋒而劍合陰陽侯越春秋

二枚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述雅誥而筆開造化況天有井絡山河圖括地象岷

神以會福地稱坤維控三巴百濮之雄常據華陽國志獻帝初平元年征

三郡類欲得巴舊名故曰益州牧劉璋以益江以上為巴郡江南龍義為太守治安漢

以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胸忍至魚復為固陵郡已遂分矣建安六年魚復蹇肩白璋

等已名璋乃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郡徙義為巴西太守是為三巴左思蜀都

區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劉璋曰濮夷也傳云廩人率百濮今巴中七姓有濮也

帶南詔西山之險越析詔詔南詔五詔徵乃合六詔為一舊書吐蕃傳劍南西人稱奧

定之蒙舍在諸節南故稱南詔五詔徵乃合六詔為一舊書吐蕃傳劍南西
山與吐蕃氏羌鄰接接岷山連嶺而西不知紀極皆曰西山隋詳詩集註
府定王休傳竊以馮翊古城寔惟西藩與府帝謂殊藩唐時西川使固已一作

建南文美羊主卷一百一

以廣集豪英用資參佐玳簪珠履

史記春申君應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容口若客三千餘人共

上客皆蹀珠履趙使大慙

綠水紅蓮

見成籍籍於淮山

漢書燕刺子旦傳骨籍籍今亡居注曰籍籍縱橫貌司馬相如傳宅籍籍墳皖滿谷按此言來遊者交錯也本作籍籍亦作藉藉漢書淮南王安傳招致

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王逆楚辭招隱序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越淮山用典耳非惊已致憧憧於燕路

思錄見賀破吳定表

若某者徒將慕蘭

史記司馬相如傳其

親名之曰天子既學慕蘭

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何足望回又安敢

一作拂其塵埃

取彈冠之意

加以

冠履伏思相公直以大人頃居班列獲奉恩私

後漢書馮異傳上書曰充備行伍過蒙恩私

羅照乘於驪淵

史記田敬仲世家梁惠王謂齊宣王曰寡人有欲可觀歸昌於

鳳穴

世初學記引論語摘獲聖賢行鳴曰歸鳩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

常晨鳴曰發明畫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未見其可處之不疑曾

他不念木朽石頑雕鐫莫就榆瞑豆重

人重榆令人暇

性分難移古人

所以有以榮為憂

晉書羊祜傳祜表曰

受恩如敵

魏志受恩者尚必報德曰左傳與驍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

曰敵猶對也語蓋本此後受恩斯言之作珪也有焉今月六日辰時輒奉

辟書具聞晨省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仰承嚴旨便定行期而又內奮

弟兄外誘交友傳翼類虎禮詩外傳無為虎傳翼將飛生角如麟詩麟之角

志郊雍獲一角獸若鼎然有司事誠質於顯榮勢莫知其報效尙須

旬日方拜旌旄新書珪傳杜操表在幕府久乃至會操從淮惟當洗心爲齋

易君子以此洗心莊子仲尼語顏回曰氣也延頸以望見賀相國持千尋之建

木海內南經有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地其名曰建木在窶窶西弱水上又海

內經有豎長之國有木名曰建木百仞無枝有九櫚下有九枸大鰲爰過黃帝所爲

淮南子建木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想像瓊姿宋玉神女賦周萬頃之澄波

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想像瓊姿後漢書臧洪傳臧洪授命比量

曠度後漢書臧洪傳臧洪授命戴恩揣已投一作命依仁後漢書臧洪傳臧洪授命

曰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神之聽之詩見百生如一謹啟

某啟伏蒙榮示賜及前件衣服段及束絹等謹依處分捧受訖伏

以大人自處通班徐陵讓表洪私彌修儉德田園惟恐蕪沒見絳都上

子弟不免饑寒魏志鄭渾傳渾清素在公去春一作成名首秋一作

請見註於五年登第仲鄧於六年七月拜東川之命此云去春是五雖才非張載

未刊劍閣之銘晉書張載字孟陽父收蜀郡太守載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

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總之於劍閣山為舊書志劍州劍門縣界大劍而志

慕胡威敢問荊州之絹見為河豈意一作相公復以簡書召署篋篋

加恩古者贖百里奚纔持五殺見謝除誚程不識猶惜一錢漢書灌夫

灌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乃效女曹兒咕囁耳語況某碌碌無奇史記平原君傳毛遂奉銅盤而距

者吾君坎者遂遠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庸庸作容非自守後漢

書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敢邀厚幣來自雄藩品目難名珍纖可玩志
陳留王紀方寶一作纖珍歎以放意仰李膺之德尚未登門見漢陽公舉人自代狀讀戴聖之書一作
已驚潤屋經精志初禮記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初戴德刪其煩重合為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為四十六篇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無任戴荷悚懼之至謹啟

三

某啟伏奉榮示令將前件馬及行宮延接者某將仕大藩苦無遠道管子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特蒙恩禮曲賜優崇扶以武夫濟之良馬經過燕館調礪石宮見濮陽公奏光判官狀將耀於鳴騶乳雅圭北山移文鳴騶入谷夢寐梁園屢見只思於飛輕龜照擬古詩飛趁越平陸感佩之至不任下情謹啟

上河東公啟

商隱啟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覩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楚何文表詳注

賜一人孫曰樂籍妓女之隸教坊者也諸州皆有樂籍以備紉補記內則衣裳總某悼傷已來義

於大中五年義襲王氏詩集年譜光陰未幾梧桐半死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才一作方非有

述衰文選江淹雜體詩有潘黃門岳述哀謂悼婦詩靈光獨一作存且兼多病眷言息

盾不暇提攜或小於叔夜之男言書魏康傳康字叔夜又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或幼於伯喈之

女後漢書蔡邕字伯喈蔡琰別傳琰字文姬邕之女少聰慧秀異年六歲能鼓琴絕琰曰第二絃斷斷一絃琰曰第四絃檢庾信荀娘之

啟庾信集謝靈運詩常有酸辛詠陶潛通子之詩陶潛責子詩通子年九齡但覺聚與棄每嗟

漂泊所賴因依德宇國語寺人勃鞞曰今君之德宇何不寬也馳驅府庭向史謝

立府庭恩加顏也方思效命旌旄不敢載懷鄉土錦茵象榻潘岳為婦賦易錦茵以苦廣戰國策孟嘗

君至楚楚獻象牙牀其直千金石館金臺見入則陪奉光塵出則揣摩鉛鈍戰國策蘇秦得陰符

之謀伏而讀之簡牘以為兼之早歲志在元門老子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及到此都更

敦夙契自安衰薄祿命之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陳思王雜詩南國有

佳人容華若桃李又名都篇 藜臺妙妓張平子東京賦趙建藜臺於後薛綜曰史記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 趙武靈王起藜臺太子園之三月後太平御

覽引史記亦云而今所刊史記趙世家云少邱異宮不云藜臺後漢書志趙國邯鄲縣

有藜臺漢書志趙地倡優女子彈弦跼躑游媚富貴禍諸侯之後宮曹植七啟才人妙

妓遺世 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況張懿仙本自無雙古詩為焦仲卿妻作

絕俗 曾來獨立漢書外戚傳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國既從上將又託英僚

無雙 汲縣勒銘後漢書崔瑗傳遷汲令開稻田數百頃有姓歐之遷濟北相崔氏家傳瑗

恩惠施以序穿溝廣灌溉決渠作甘雨遷濟北率官吏男女號 方依崔瑗漢庭曳

泣共壘石作壇立碑頌德而祠之文用斯事非謂瑗自善銘頌 履猶憶鄭崇漢書鄭崇傳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諫諍每見與車履上笑曰寧復

河裏飛星用織女渡河非川女之星 雲間墮一作月 謝靈運詩可憐誰家郎

為月就 窺西家之宋玉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 恨東舍

之王昌義陽者舊傳王昌為京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任城王子女之也梁武帝

事誠出恩私非所宜稱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

禽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發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發婦酒肆不疑

阮籍世說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墟沽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則恩優之理何以

加焉干冒尊嚴伏用惶灼謹啟

謝河東公和詩啟

商隱啟某前因暇一作日離騷聊假日以偷樂此謂出次西溪西溪在梓

既惜斜陽聊裁短什即詩集張翥蓋以徘徊勝境顧慕佳辰為芳草

以怨王孫見獻借美人以喻君子離騷恐美人之遲暮父選張平子四愁詩

思將玳瑁南州異物志玳瑁如龜生南方海中大者如蓮陳背上為逸少裝

書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善隸書為古今之冠書要錄梁虞祿論書表願把珊瑚

云草珊瑚似玉紅潤生海與徐陵架一作筆陳書徐陵傳陵字孝穆世祖高宗

底磐石上一歲黃三歲赤魏文帝與吳質書德延曾無足觀不知誰何仰達尊重

文宗斐然而作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文僂作覽果煩屬和彌復兢一作驚惶某曾讀隋書見楊越公隋書楊素傳素字處道宏

農華陰人平陳封越國公素後為楊帝猜忌改封楚國而越國封名久著故仍稱之尚書左僕射越國公素懷佐時之畧包經國之才論文則辭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開出每舒錦繡必播管絃當時與之

握手言情披襟得侶者惟薛道衡一人而已隋書楊素傳素善屬文工草隸性疎而辯高下在心

朝臣之內頗推高穎敬牛宏厚接薛道衡親視威蔑如也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為一時盛作有集十卷薛道衡傳道衡河東汾陰人

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翳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道衡久及觀其唱當樞要才名益顯高穎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有集七十卷

和乃數百篇力鉤聲同德鄰義比彼若陳葛天氏之舞呂氏春秋晉葛天氏之樂

三人抄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日載民二曰元馬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此

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奇焉相如上林賦聽葛天氏之歌此

必引穆天子之歌穆天子傳有西王母為天子謠天子答語又有黃澤謠黃竹詩三章諸篇彼若言太華三峯

初學記華山記云山頂上方七里其上有三峯直上晴露可觀此必曰潯陽九派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潯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原合為大江又

九江都應劭曰江自潯陽分為九派潯江縣流九派乎潯陽神功古迹皆應物無疲地理人名亦爭承

不闕左傳子後來酬唱罕繼聲塵常以斯風望於哲匠殷浩詩哲匠感蕭晨豈知

今日屬在所天左傳微尹克黃曰君天也蜀志卽王縱識曰託身坐席行衣史記

滑稽東方朔傳時坐席中酒酣徐陵分爲七覆左傳晉士季使證朔韓穿帥煙花

魚鳥置作五衡集作衡徐曰當作衡通與太公對武王曰可爲四衡陳左傳昭元

行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此蓋與七覆同用左

傳事收神爲衡諸弊病耳有四衡亦可言五衡也後五陳亡註云皆臨時處置之各正

義曰布置使相遠也似此器作字亦合然唐石經作伍陳不作五又左傳舊三十一年

晉作五軍以禦狄謂三軍上下新軍也交豈以河東公晉地人故皆用晉事乎然未可

定指也風后握奇經曰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衡則衡衛皆陣名與五時之陣五行巨

之陣皆屢見兵家書而究無五衡明文衡衛二字義每互用不必改其用與宜再考

能狎習之盟左傳楚人曰晉楚狎主請實見取鄆之易左傳取鄆言易也舊

克邑不用不以豐鼓左傳君以軍行祗社稷鼓又孟明惠莫大焉恐懼欣榮

師徒曰取投錯無地易有錯諸來日專冀謁謝伏惟鑒察謹

既忘懼又欣榮也徐刊

本作交紫失其義矣

啟按徐陵梁筆未詳羅隱詩亦云徐陵筆視珊瑚梁歐

陽公集錢思公有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餘再考

為舉人上翰林蕭侍郎啟

新書蕭鄴傳鄴及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為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

林拜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授必即此
人新書言在官無足稱道舊書無傳新書表大中十一年七月以兵部侍郎
郎同平章事此亦為柳瑋作而以兄
瑋得第考之則當在大中七八年矣

某啟某聞師曠之琴不鼓之則無以召元鶴

韓子平公問師曠清商固

師曠援琴一奏有元鳥二八道南方來集於廊門之扈再奏之成行而列三奏延頸而
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公大悅提觴而起為師曠壽按二八或作二雙廊門之扈或作
廟門之外又或作郭門當誤初學記引
韓子師曠鼓琴有元鶴舞於中庭舞
公記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梁武帝問杰公公曰此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
若遣使信可得寶珠有合浦郡越羅子春兄弟上書自言帝命杰公問曰汝家制龍
石尚在否答曰在謹齋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石能制微風雨召戎虜之龍不能制海
王珠藏之龍昔桐柏真人教楊羲許謚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十觔今亦應在帝勅命
求之於茅山華陽隱居陶宏景得石兩片
公曰是矣遂請仙喻授楊羲專具真話

物既有之言亦猶是伏惟侍郎學

士細細降秀翕開資華

易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又天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又闢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天上比方

但有文星粗爾

見為李
詒孫啟

人間擬議未將太華為然

太華華山也非
泰山華山二岳

爰自

妙齡遂肩名輩當時人物何戢惟效於褚公南史何戢儻戢字惠景美

時人號為邇日風流杜父難方於衛玠晉書衛玠字叔寶拜太子洗馬

疾遂甚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後劉俊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

宏成與石西京雜記宏成子少時有人授以文石大如燕卵吞之遂為郭璞傳豪

見渙水儻來皆逢藻績文選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遊睢渙者學藻績之採

之問出文章故其端微綿綿日荆峯若至只有瑯琳見為張周封啟合沓縑

相王于淵洞蕭賦薄索合沓注曰合沓重沓也說文縑帛也縑并絲縑也縱橫筆硯

三都作序不勞皇甫士安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自號元晏先生文苑傳左

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萬乘為僚只有東方曼倩漢書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又戲萬乘若寡友

況從近歲且有外虞傅介子在樓蘭國中奇功未就漢書傅介子傳

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班仲升

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勿交胸立死遂持王首還請關封介子為義陽侯

一作於玉門關外報命猶賒後漢書班超傳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騊支等相率詣超超克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

之傳首京師更立元孟為焉耆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餘見安平遺表漢陽陳情表檢用傳班二事求之定事未見符合者大約回紇烏介自會昌間敗後

走保黑車子朝臣銜命而往者每有阻闕而大中三年吐蕃論恐熱與尚婢相攻殺河西鄯廓等州赤地五千里皆見史書故此聯槩言邊功未竟也雖太平

之業已隆而震耀之威尙作左傳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

郎又綢繆武帳更起上嘗坐武帳中密勿皇圖九天九地之兵寧因舊

學元女兵法凡行兵之道天地大寶得者全勝失者必負九地九天各有表裏三奇六壬主威軍士元女三官戰法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天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

全可保孫子兵法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後漢書皇甫嵩傳七

縱七擒之術固已元通蜀志注漢書春秋曰諸葛亮在南中所在戰捷生得孟獲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

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

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賦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素邕郭有道碑於休先

生明德元通用視草之工見汝南公賀赦表解按劍之怒說趙素王按劍而坐照臨手為

天馬真謹手為天馬鼻為仙源集仙緣楚莊王時有乞食翁歌曰清晨策天馬來請太真家乞食翁者西城真人馬延壽周宣王時人也天馬手也以手按鼻下杜

絕百心繪國圖梁書裴子野傳勅使撰方國使圖廣述九重之中慙煩前箸

見萬里之外輒敢衡車春秋感精符弄弄並爭吳楚更謀競作天子之事作衡車乃徐氏采之而作衡且曰文中衡字疑作衡想刻本有異耳然衡與衡義相類如御覽引東觀漢記既云王尋王邑兵甲衡轡又云或衡車撞城淮南子所擊無不碎所

衡無不陷此位誠在於論思功已參於鎮撫左傳天國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圖書之府

類通用極多見爲李鼎彝之司爾雅鼎絕大謂之鼎漢書彭宣僭三公鼎伊咎懸遺帳一作爲

之誠謂不能早薦故抱遺恨也夔說貯妨賢之媿見漢陽陳情表載惟後命侯將下

拜宰孔曰夫豈踰時以上數句頌其將爲相抑某又聞之昔管仲經邦賓客有二

且有後命管子管仲會國用三分周公待士吐握皆三史記魯世家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捉髮一飯

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賓館不礙布衣已見終郡公上崔相啟又西京雜記平津侯營客館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日曰韜材館次日曰接士館而躬身菲薄所得奉祿

以奉待之按不礙布衣字承及檢明平津食故人高並脂粉簡編北堂書鈔桓範

賢以脫梁覆以布被事亦詳西京雜記似可旁証

粉也徐陵王勳碑網
冠纓圖史後之披卷皆若升堂侍郎美譽滂一作勞非

流高節彌折戰國策武安君曰主折節以下其擔簦者成市躡躡同者如

雲見上范陽公啟此乃前賢後賢不殊軌轍往哲來哲非異門牆縱燕有黃

金之臺見為白齊為碣石之館見漢陽公奏充判官狀後史記注碣石官在幽

言齊抑別有據耶料其棟宇易上棟下宇必已荒蕪魏都賦晴若某者陋若左思

見上醜同王粲魏志蔡邕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

體弱通悅不甚重也松之曰貌驚豔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父曰劉表以粲貌穉而

寢謂貌負其實也通悅簡易也鬚眉不及於崔琰腰腹無預於鄭元並見為

啟若值庭蘭見固多慚德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惻德如逢嚴電音書王戎傳戎字濬

神彩秀微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我眼爛爛如嚴下電我年不望齊名重以

十五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謂諸曰共卿言不如共阿我談不望齊名重以

惠劣爾生惠與慧同後漢書盧植少有才辯嘗讀蔡邕所撰碑文一覽識之孔融薦

專非董氏漢書董仲舒傳下惟講論弟子傳以久次相殊顏回之易鑄揚子或

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

鑄與曰孔子

鑄顏回矣若宰我之難雕徒欲萬卷咸披

博物志蔡邕有書萬卷梁書任昉傳聚書萬餘卷率多異本又

張續傳續好學兄細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始不輟手按萬卷事屢見後漢書鄭康成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凡所注籍百餘萬言梁昭明十二刀啟萬卷常披習鄭玄之遺氣似

且乏五行俱下

後漢書應奉傳奉字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叨從歲賦

士也漢書鼂錯傳以臣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

勉致文編

唐時應試者必以卷軸投諸先達貴人冀其譽賞成名此云文編是也

戶戶

醬醜惟聞見辱

漢書揚雄傳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劉歆觀之謂雄曰今學者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醜也

人人

蠶曰不肯留題

世說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

再困於魚登

見為張周封歌

慚於雁序

原註其長兄兩舉及第禮

然天付直氣家傳義方

左傳

弗納于邪

雖在顓蒙不苟述作廣絕交之論抑有旨焉

南史任昉傳昉好交結獎

進士友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及卒其子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屨縈縈道逢平原劉季標泣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以識其舊

交到漸見其論振移太常之書非無一

作

為也

漢書劉歆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返禮古文尚書皆列

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
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頃者曾干闕侍獲拜堂鼻

胡建傳列
坐堂皇上
既容納之有加遂希望之滋甚爾後以毛傷榮

書垣榮祖字華先崇祖從父兄也除軍將軍東海太守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
死得鵲羣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南史道榮祖見翔鵲雲中謂左右當

生取之于是彈其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徐曰二史所載則作鱗員
榮為是然二名截去祖字而又不著其姓殊覺不安不如云垣彈為無弊也

任鈞而大魚食之任公子為大鈞巨網五十槽以為餌躋乎會稽投竿東海期年不得魚已
任鈞莊子任公子為大鈞巨網五十槽以為餌躋乎會稽投竿東海期年不得魚已

拔刺不遷易林一夫兩心拔刺不深此句頂傷彈噉噉無暇安于水濁則魚噉噉

水中羣出
既乖受教便以經時今孝秀員一作來賦必大跋文苑英華曰

正義安知今日之風霜已積秦人屢出自欲焚舟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

云字乃員之省交
自茅津濟封
散尸而還
楚卒數奔誰教拔旆左傳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恭之脫局

如大國之
是以更持魚目當夜肆以沽諸張協雜詩魚目笑明月交選注維

數奔也
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周禮司市文市夕時而市販火販婦為主恒
譚新論扶風郭亭部言本太王所處其人有會日和與夜市說文亦云
復挈豚蹄祝

天時之未已

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臣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願饗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多

欲者多

義誠多媿志

亦可憐

倘蒙猶枉鉛華

洛神賦鉛華不御

更施丹艷

丹艷一作丹艷

梓材既

勤模斷惟

俾其恩地

唐人稱師

不在他門

雖不及采

一作

椽

椽不刮茅茨

亦

不備枝梧於大廈

史記項羽本紀莫敢枝梧註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捍也小

亦

庶乎秭米

莊子計中國之在海內

增流衍於神倉

禮記季秋之月藏帝藉之

收于神倉左思吳都賦觀

海陵之倉則

與夫九九之能

一作推非禪詩外傳齊桓公設庭燎為使人欲造見

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曰夫九

九謂能耳而君猶屈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漢書梅福傳

猶或萬萬相遠

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

師古曰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輩

誠深詞切聲急響煩

仰郭泰之龜龍

蔡邕郭有

道理望形

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

百川之歸巨海麟介之宗龜龍

望仲尼之日月濡毫伏紙

晉書劉琨傳臣俯

尋聖旨伏紙飲淚

億

萬常心干冒尊嚴

一作

伏用戰灼

晉書王濟傳上書曰

豈惟老臣獨懷戰灼

謹啟

為某

英華無

先輩獻集賢相公啟

晉書魏謩傳謩字申之鉅鹿人五

代祖文貞公徵謩太和七年登進

為某

英華無

先輩獻集賢相公啟

晉書魏謩傳謩字申之鉅鹿人五

代祖文貞公徵謩太和七年登進

為某

英華無

先輩獻集賢相公啟

晉書魏謩傳謩字申之鉅鹿人五

代祖文貞公徵謩太和七年登進

為某

英華無

士第文宗以譽魏徵之裔頗奇待之至宣宗大中二年為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賢大學士十年以本官平章事成都尹西川節度使尋儀容魁偉言論切直上前論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惟謩謩言無所畏憲宗每曰魏謩雖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然竟以語辭太剛為令狐綯所忌罷之綯漸書紀表謩為相大中五年十月罷相鎮蜀十一年二月此啟代柳珪作求其以京職舉用詳註中其先頌文貞非惟述其世德亦實事宜然也

某啟某竊觀

一作觀

貞觀朝書伏見文皇帝因夢吹塵方求風后

帝

世紀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千鈞之弩與力者也驅羊數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姓力名牧者也依二占而求之于改問卜始載磻谿太公世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于改問卜始載磻谿太公世家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茲與俱歸立為師永經注渭水之右磻谿水注之水流次平石鈞處即太公垂釣之所
事偉於王圖一作道光於帝載書下惟敷衽衽以陳辭
分上則虛襟襟友之命子肅拜焉按此為虛受之義總綿圖緯之前後漢書光武帝紀李通以圖說說光武云劉氏復起于氏為輔注曰圖河圖也識符命之書識驗也位升王玄憲集序圖緯著王佐之符按識緯之書始於前漢之末盛於東漢
窮能

天人之際

漢書董仲舒傳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儒林傳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理據說文竊深遠也爾雅窺開也詩周南傳窺窺幽開也故曹摅詩窺窺山道深皆取深遠之義

窺山道深皆取深遠之義

崇基立極四足雖斷於神

一作鼈劉子天地鼈亦物也物

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斷楚之足以立四極

開物成功

夏開物成功

七竅仍沾於混沌

莊子儻與忽謀殺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一瘳七日而混沌死

禹釐乘權

舊作羣非更記夏本紀禹陸行乘車水行乘船

泥行乘橈山行乘橦橦一作橦音即通反又音紀錄反

舜恥彈琴

見

白鳥已見於將雛

白鳥宗廟肅敬

則至晉書樂志吳歌雜曲一曰鳳將雛

朱草仍聞於滯穗

詩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其工蚩尤之

帝王世紀女媧氏末年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勇而不王歸藏云工人面蛇身

地維龍魚而圖黃帝時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戰身人面銅頭鐵

與貳負同拘海

經海內西經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黃帝乃梟之疏屬之山柱其右足反縛兩

手與髮繫之於山上木在開題西北傳曰溪宣帝使人上郡發磬石石室中得一人跽

裸被髮反縛一足以問羣臣

豕韋晉耳之徒

左傳晉文公名重耳餘見賀相國啟

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與七騶其御

禮記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疏曰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又有總主之人故為七騶按此聯謂隋季國初諸僭竊者皆削平臣服

也七駟言歸我駕馭作七雄者誤徐曰
自此以上謂太宗平亂魏徵佐命之事
是以今上以貽謀負宸

禮記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註

日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隔
之問於前立焉依本又作展同於豈反
相公以餘慶持衡

易積善之家必有利慶詩實維阿衡實左

右商王箋曰阿依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遂書君奭篇伊尹於太
甲時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漢書王莽傳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

公為太宰宜采稱
號如公為宰衡
用十一德之資

國語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襄公曰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

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

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彼文和德非國何取及厲公

之亂召周子而贊七百年之祚

見論太

古猶今也仁豈遠乎伏惟相公

立之是為悼公

日觀同光

見安平公謝上表

天球並價

書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揚鋒露鍔則武庫常開

漢書高祖七年蕭何立前殿武庫太倉晉書杜預傳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散藻摘華

莊固答賈戲摘藻如春華

則文星

鎮見

見為李貽孫啟新書藝文志魏恭有集十卷又有魏氏手略二十卷

一言悟主

漢書車千秋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

三接承恩

易書日三接

季孟伊繇

伊尹告繇

友朋蕭郎

蕭何郎吉

漢皇發論十萬常

魏於淮陰

史記淮陰侯傳上問曰如我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

齊后推誠一二皆

歸於仲父

韓非子齊桓公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日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

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

百度既已貞矣

盡百度惟貞

九流又復清

一作焉見韓非子

啟謂其官方任才非謂其博綜流略

牆東竈北

後漢書逸民傳王君公僧牛自隱時人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獨行傳向棚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積久

乃有膝踈足指之處郡禮請辟公府辟皆不到後特徵到拜趙相徵拜侍中

隱淪者咸欲呈材

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則謂隱者

遠者

猿飲鳥言

管子陸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猴飲焉漢書西域傳鳥耗國山居田石間累石為室民接手飲水經注鳥耗之西有縣渡之國

引繩而度其民接手而飲所謂猿飲也後漢書度尚傳長沙太守抗徐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

僻陋者皆思入

貢

左傳晉子曰僻陋在夷禮記

莊生獻臂

莊子子真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

彈子因以

楊子拔毛

列子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此極言無人不樂為用也

百篇之詩更無諷刺二百年之史永絕譏嫌

杜預春秋序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

倫之紀備矣後漢書馬嚴傳

斯乃百代可知一言以

一作可

蔽豈立錐側管

莊子魏牟謂公孫龍曰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闢天

可折

齒尋環

齒以雖言環以管言立錯則不可折齒側管則不可尋環以喻無能贊

策必令其言如循環折齒尤無可類 魏乎煥乎盛矣美矣若某者剖一作

心寡寡

要記發本起比干強諫紂紂怒曰吾 對面多牆不學 小比焦螟敢

矜巢窟

一作宋晏子景公問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蠹捷再

蚊微同觸氏寧務戰爭

莊子載晉人曰有國於觸氏之左角者曰觸氏國於觸之

五日而後反晉

徒以簪紱承家階庭受訓堂中得桂續繁露郊說試東堂

正殿也餘見謝宗卿啟陸倕禮大射皆侯於東堂故選士之地稱以東堂而晉時太極

東堂實為策問之所唐時尚書省都堂亦謂之東堂如舊新書宋璟傳中所書者故凡

言省試皆曰 已有前叨謂已 幕下開蓮見 仍當後忝謂已曾從 所宜結

囊無咎

括囊無咎元譽王所 綵服為榮孝慈燕常著斑斕之衣

絕方朔之上書

漢書東方朔傳朔初來上書文辭不 罷

禍衡之投刺

見 直以措心賢路漢書董仲舒詣公孫宏託書 誓志昌時既

慕義無窮思有道則見伏惟相公霧能蔚豹見柳莊謝京兆公啟雷一作燔非可燒

龍北夢瑣言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談苑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

云魚躍龍門化龍時必雷電燒其尾乃化楚辭人詩文燒尾多言龍矣為百氏之指

南漢書敘通傳百氏贊作九州之木鐸以木鐸徇于路任安彥國已在於

廢中史記田叔疆諸先生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家貧無

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著書胡母輔之傳輔之字彥國少擅高名有知

人之學王尼傳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母輔之與王澄傅暢劉與祐遠裴遐等欲解之

齋羊酒能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

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

尼長假因免為兵東蘇公騰辭為軍騎府舍人不就援輔之傳云嘗過河南門下飲河

南騎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能為人使輔

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舉為揚子馬卿並歸於門下書

功曹其執板人物若此魏云騎人則亦與廢中類矣揚子馬卿並歸於門下書

揚雄傳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司馬相如

傳字長卿事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時漢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嚴忌

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而猶渴飢未副影響無寧請客者不解衾綢詩抱衾與綢餘

說之因病免客遊梁

見為白從事敬當關者空存一作皮骨東觀漢記汝都數病徵詣公車臺造兩當關扶

於迎此某所以淮山遠至漢棧斯來便記高祖本紀漢王之國去軋燒絕棧道餘互見祭令狐文懿柳珪當於

八九年間內杜棕淮南幕省父東川乃入都而望姬旦之吐食見上蕭冀張華

之倒屣晉書張華傳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

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徐曰張華以昇堂客眾擁簪人多見為任荀無

駿蔑之言見獻韓難佐仲宣之陋見上今輒以嘗所著文若干首上

獻伏惟少迴鑒電見上微駐台星使記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

志三台六星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固無望於討論庶或觀於指趣音書徐

公在天曰三台餘見為李詒孫啟

釋文義標儻蕭稷可刈詩列彼下泉漫彼苞蕭營崩無遺左傳引詩曰雖有蒙

文宣一字之褒通鑑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孔子得元晏三都之序見上便

若神巫去厲莊子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不天厲周禮男巫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四以除疾病女巫歲時祓除
司命添年禮

大宗伯以類燎祀司中司命莊子吾使司命復生子形更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
文昌宮其四曰司命五曰司中晉書志上台為司命主壽隨巢子三苗大亂天命夏殛

之有大神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禱祝之誠造次於是門

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遙閭闔離騷吾令帝閭開關路隔瀛洲漢書郊祀志建策方丈瀛洲三神山者其

人及不死之於人世存思雲笈七籤有空移氣序南史沈約傳約曰公以塵

藥皆在焉中仰望未見端倪希陪上士之流老子上士聞終預羣仙之末暮兼集

林之最尊者而珪既辭使祈恩望德乃百斯生干冒威嚴下情無任惶

府冀入詞垣故數聯云爾懼感激之至謹啟按新書傳珪以藍田尉直宏文館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

謂不孝則誣請勒就養詔可始公綽治家將韓況及珪被廢士人愧恨終衛尉少卿據

此則未免躁進致累茲在此啟後也然舊書並無之新書所采未必皆實疑出愛憎之

上河東公啟二首

手柳氏不至被
此也故為辨之

商隱啟某聞周朝貝葉列妙引於王褒王褒周經藏願又蓋天竺之梁日

枳園洒芳詞於沈約梁沈約枳園寺刹下石記晉故車騎將軍聊王邵於太

立因事必資乎鴻筆麗藻郭璞爾雅序英儒贈問刻乎真金翠珉謂刻之金石然

後可以充足人天隋書經籍志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瞻

蓮華經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蓮華經有十號無發揮龍象發揮龍象意云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此心不生滅地維摩經菩薩勢力譬如龍象蹴踏非蹄所堪發揮龍象意云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象王亦名大龍王天智度論那伽或名龍或名象是諸羅漢中最大力以是故言如龍

如象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苟其曖昧何晏景福殿賦其即匪莊嚴經摩經譬

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龍象與秘則發發曖昧即匪莊嚴如寶莊嚴

功德之所莊嚴諸經習見法華經中有妙莊嚴王本事品愛託亭塗愛字上當風

聞妙喻雖從幕府帝為府署故曰幕府愛託亭塗愛字上當風

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常在道場法華經佛出釋氏宮坐於道場南史庾猶恨出俗情

微景德傳錄錄太子不如密多求出家破邪工少大般涅槃經出家修道樂於開

法琳撰破邪論二卷辨傳奕
所排毀法苑珠林有破邪篇

一百日斷酒有謝蕭綱

梁簡文帝集答湘東王書
曰吾自至都以來意志忽

悅雖開口而笑不得真

十一年長齋多慙王

為都督雍梁軍事鎮北將軍雍

州刺史上謂王晏曰與於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歲以此妨務卿言次及之
又上遣人

收與與開門拒守與司馬黃瑤起兵攻與與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斬之沈約

枳園寺剎下石記尚書僕射與食不過中者一十一載經四十二堂經沙門受佛法者

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歲不再矣本起經佛答迦葉古佛道法過中不飯報恩經云夫八

齋法通過中不食毗婆沙論云夫齋者過中不食支僧祇外國事曰奉佛道人及沙門

到冬米中前飲少酒過中不復飯法苑珠林食中有六者其六中後不飲漿沈約有述

僧中食論即仰戀東閣見未歸西林通社高賢傳法歸慧求至尋陽築廬山舍

此長齋之義近者財俸有餘津梁

重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托遠公劉裕稱其號曰遺民

遂於西林湖北別立禪坊向當用此然餘人亦皆不應德祥

是念佛說生經北邱言佛道為最正覺等蒙度以為橋梁世遠願公嘗入佛圖見
臥佛曰此子疲于津梁運社高賢傳當次宗曰及今未老尚可厲志成西歸之

津適依勝絕微復經營伏以妙法蓮華經者諸經中王最尊最勝

梁華經如諸小王中轉輪聖王最為第一此經亦復於眾經中最高其尊又如帝釋於

三十三天中王此經亦復於諸經中王如佛為諸法王此經亦復諸經中王因果經我

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天始自童幼常所護持法華經勤加精或公幹

般涅槃經最尊最勝眾經中王

漳濱有時疾

一作疹見後賀拔員外啟

或謝安海上此日風波

世說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

汎海戕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極義山多疾又如桂管歸途破帆壞漿頗非汎語

恍惚之間老子道之爲物惟恍惚感驗非少今年於此州

長平山慧義精舍經藏院

明一統志潼川州北長平山岡長而平州本唐梓州後唐趙韜爲梓州縣長平山安昌巖人可取証也

高僧傳漢攝摩騰中天竺人明帝遣中郎蔡愔往天竺尋訪佛法見摩騰乃要還漢地明帝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今雒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後謝承後漢書如趙昱陳寔周慤之流皆有立精舍事范書中亦屢見謝靈運有石壁精舍李善曰今讀書齋是也又有石壁立招提精舍詩則皆禪理也史記大宛列傳注引浮圖經云佛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諸經中習見

特剏石壁五間金字勒上件經七

卷金字經見梁書武帝紀此義山所手勒者法華經此法華經既成勝果

若自書若使人書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籌量多少不得其邊既成勝果蕭子良淨

天人勝果又人天勝果堪爲道器王僧孺思託妙其誤音法華經以一妙音演暢

意改圖覺經諸菩薩承佛圓音不因修習而得善利字伏惟尚書有夫子之交

章備如來之行願言將來有彌勒佛繼釋迦而降世釋迹即天竺迦維衛國王之

子本起經說之備矣。後佛皆稱如來。諸經言七佛身並紫金。色徐陵雙林寺傳大士碑。七佛如來十方並現。而凡專稱我佛如來者。釋迦牟尼佛也。魏書志云。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也。菩薩本起經云。佛精念天。不逢惠遠。下眾善悼哀萬民。竟欲教之。諸經每言萬行具足。普度眾生。所謂行願也。

已飛廬岳之書

高僧傳惠遠居潯陽。見廬峰清淨。足以息心。刺史桓伊復於山東。立房殿。即東林是也。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常以

虎溪為界。遠社高賢。傳司徒王謐護軍王默並造。致敬禮王。謐有書往反。又曰。宋武討廬。復設帳。桑扈遣使馳書於遠。公還以錢自贖。遂法師廬山記。山海經曰。廬江三天子都。有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隱遁世。居其下。或云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其頌即嚴成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未見簡樓便制頭陀

之頌

文選注。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栖。瑯琊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後國學記問云。王巾字簡栖。說文通釋。以為王少王氏。此條未

下斷語。文選傳本及藝文類聚諸書。所引同。皆作巾也。近何義門遂校改作山。云古立字蓋本之說。文多力手也。象形然不如月從替。是敢一作右

繞三匝

法華經云。繞三匝。合掌恭敬。授凡菩薩以下。修敬佛世尊。皆如是。

仰希一言庶使鵝殿增輝

後徐民引爾雅

舒鴈驚之。文因引佛遊天竺本記曰。達嚨國有迦葉佛。迦葉穿大石作之。有五重。最下為鴈形。又引毗舍離為佛作堂形。如鴈字。而謂鵝殿猶鴈堂也。余檢佛國記。石室五重。最下作象形。次師子形。馬形。牛形。最上作鵝形。則未知孰是也。諸經云。世尊行步如鵝。王又菩薩於菩提樹下。有五百青雀。五百白鵝。等隨菩薩行。而善時鵝王。經云。爾時鵝王以清淨心。利益天眾。與諸鵝眾。闍維而住。見彼天眾遊戲山林。或遊華園。或遊枝葉。蔭覆宮室。或於虛空坐寶宮殿。云云。爾時鵝王昇七寶山。以美妙音說此偈。頌天眾心。

得清淨白鵝王言於此天中汝是天主似可為龍宮發色別行疏龍有四種其四此句取証而鵝殿二字究無明據徐說皆非也龍宮發色伏藏守轉輪王大福人藏靈殿論寶龍樹菩薩發心流傳沙界法華經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入龍宮看藏見華嚴三本

菩薩一一菩薩多有六萬恒河沙屬震動風輪立世阿毗曇論有大神通威德諸春能於我滅後護持誦讀廣說此經比印有大神通及大威德令地亦能震動震動地深九億萬里第四是地輪第五水輪第六風輪華嚴經金輪水際外有風輪諸名義引俱舍云世間風輪最居下則知世界依報恩於蓮目果層法華經妙音菩薩曰如廣大青蓮華葉又曰如來甚希風而住報恩於蓮目果層有以功德智慧故其眼長廣而紺青色青色赤好如頻婆果勝殿經經觀奪美於江臺蔡綯蔡綯常門蔡邕題曹娥後黃絹之字詳上如來青蓮花眼

見上兵部相公啟伏希道念得降神鋒謂筆鋒也瞻望旌幢漢書韓延壽傳建幢榮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宣命攜持礎斧見盧象昇奏暴身布一作髮後趙錄天大旱石虎詣佛

降福下兩海千里云花珠林亦伽羅國城東石塔昔世尊值燃燈佛授記載鹿皮衣布髮掩泥之地按修行不思不歸道者皆希聖地定光佛蹈之因果經善慧仙人脫

屣皮衣布地不足掩泥又解髮以覆之普光如來即便踐之而坐皆為釋迦牟尼佛之前世佛祖統紀北齊文宣帝以沙門法上為國師帝布髮於地令上踐之升座

俟還辭無任道之謹啟後舊書傳仲郢精釋典瑜伽智度大論皆再鈔自餘佛書多手記要義故義山啟求撰記

以

二

商隱啟伏奉榮示伏蒙仁恩賜

華無賜字

撰金字法華經記一首正冠

薦笏跪捧伏讀聽儀鳳之簫管祇恐幽終

龍鳳來儀

對仙客之棋

枰仍憂路盡

廣志林信安山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一童子方對棋看之局未終視其所執伐薪柯已爛朽遂歸鄉里已非矣盛又見述異記晉時王

賈以伐木入山而太平御覽引之作晉書搜神後記嵩高山北有大穴晉初嘗有一人誤墮穴中循穴而行計可十餘日忽曠然見明又有草堂中有二人對坐圍棋局下有

一杯白飲陸者飲之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大夫所飲者玉漿也真志

韋曜傳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罪之問又曰一本之枰枯棋三百

慕造次失常昨者爰託翠珉將翻貝茨西陽雜俎貝多樹葉出摩伽陀國

方資護念妙法蓮華經此法華經現在諸佛之所護念也教菩薩法所護念麗黃標題南史宋宗室傳義康

聰明換骨惟望於一丸換骨即易骨漢武內傳王母謂帝曰子愛精極固閉氣

見蔡陽公進賀冬銀狀詩云服藥四剗身止求於半偈報恩經轉輪聖王向一

五日身輕生羽翼斯換骨之類也

法耶為我解說婆羅門言若能就王身上剗作千瘡灌滿香油安施燈炷然以供養者

名當為汝解說爾時大三作是事已婆羅門即便為王而說半偈王聞法已心生歡喜

又大轉輪王見一切衆生起大悲心剎身千燈求此半偈豈謂尚書載持夢筆仰拂文星並展入不二

法門維摩經維摩詰謂衆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又

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住第一義諦揚伽經第一義者聖智自覺所

解二諦慈直諦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世諦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法苑珠林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曰廓然無聖

童菩薩始作仲尼徐氏引達天地經靈應菩薩下生世間號曰伏義吉祥菩薩下

造天地經乃武后僞周時經目末卷斥爲僞經者此豈斥削所遺者乎宋羅璧識餘三

教一條引而辯之陳善捫盞新語學佛者不知孔子一條引未明禪師萬善同歸論

曰起世界經云佛言我遺二聖者往震旦行金粟如來方爲摩詰發迹經淨名

化卽下生老子孔子是也其怪誕何足辯哉

金粟如來維摩經毗邪離大城中有長老名維摩詰淨名經妙義妙梵言維摩詰此云淨名鋪舒於無上受殊師利般涅槃經

摩詰淨名經妙義妙梵言維摩詰此云淨名爲說實義於無上道

得不退轉金剛般若經無上甚深微妙法藻輝於至真三佛因緣經有發無上正真之道月明菩薩經

而又以七喻之微法華經七喻火宅窮子藥喻化較五常之要一作典範書

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昭然合契莊子爲末矣同途既令弟子言詩

此用論語言統是儒宗又通釋典也舊引隋書經籍志釋迦又與聲聞授一作記

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追共撰述為十一部皆誤矣法華經爾時慈命須菩提摩訶迦葉等白佛言我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提記心甚歡喜不謂於今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自慶幸按聲聞小果非大乘

希有之法弟子一佛出世隋書經籍志佛經云末法已後衆生業行轉惡年壽漸聲聞皆以自比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水大風

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樸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萬人所望萬民所望不知羈微何以

負荷便當刻之鳥篆晉書衛恆四體書勢黃帝之史置彼龍宮見上此則

吹之以宋玉之風宋玉賦照之以謝莊之月謝莊賦彼則傳之於赤髮

疏主洛陽伽藍記佛耶舍比名覺明日誦三萬言洞明三藏於羅什法師共出毗婆沙論及四分律為人疑亦時號為赤髮三藏高賢傳作佛賦邪舍闕寶

國婆羅門種也善解毗婆沙論時人號赤髮疏主示之於白足禪師法苑珠林魏太武時沙門曇始甚有神異足不躡履踐行泥穢中奮

足便淨色白如面然後負箒趨門見前芻入廡以鈴奴為歡友鈴奴鈴下俗號白足阿練也然後負箒趨門

於鈴閣青鈴奴車御分承與車御為良朋甘為執鞭不冀必從公大從公子

門應徐刊本作鉗奴誤也

邁以謝嘉命過此而往不知所圖下情無任距躍感激歡喜信受

之至

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佛說賢首經踊躍歡喜金剛般若經衆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凡踊躍歡喜信受之字習見諸經謹啟

爲崔從事

寄尚書彭城公啟

崔福於咸通十年尙爲比部員外郎則其從事東川之時必非甚

遠以時考之此彭城公者蓋大中時劉瑑也舊書傳瑑彭城人開成初進士擢第會昌末累遷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初轉刑部侍郎出爲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十一年五月移鎮河東十二月拜戶部侍郎尋同平章事新書傳瑑大初中擢翰林學士時始復開隴書詔夜數十捉筆遽成辭皆允切餘與舊傳略同証之舊紀則大中五年瑑爲刑部侍郎九年十一月以河南尹充宣武軍節度而十一年八月又以鄭涯充宣武節度則瑑當於是時移太原矣十二月卽入爲戶侍十二年三月以本官同平章事玩敬中撫節以下數聯當爲瑑在宣武未移太原之時所寄其云潼水巴山者謂已在東川幕也其云去歲洛陽者謂瑑尹河南時約在大中六年則東川必卽柳仲郢幕或意有不合故寄書宣武求踐背約所謂制任安之席也情事朗然矣文爲十年所作余初因詩集中題有訛彭陽爲彭城者遂定此爲寄令狐文公真疎謬矣

福啟福聞雀辭楊館常懷寶篋之恩

見謝座主啟

燕別張巢永結雕梁之

戀同事未詳張氏家德賜字參祥除敦煌令嘗有鶴負矢集禱庭以甘草湯洗之傳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卿赤玉珠二枚置禱廳前此與楊雀同見太平御覽報

楚同之惠羊主

卷四

三

恩類意相近而事不符也若博物志常山張顯為梁相有山鶴飛翔近地令人撞之化為圓石推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顯上之藏之祕府搜神記長安有張氏者鳩自外入止氏床氏拔懷祝之曰為我福也來入我懷鳩遂入懷以手探之得一金帶鉤遂寶之子孫昌盛貲財萬倍皆非此所用若徐刊本引南史孝義傳張景仁下附載衛敬瑜妻繫纓燕推誠況物某有類焉始者尚書晞髮丹山屈原九歌與

脚之事尤謬晞女髮兮陽之阿極兼用楚詞新沐者必彈冠以喻騰身紫府雲笈七籤軒轅本紀登仕如陸雲九懸云朝彈冠以晞髮餘見為柳廷敬

生受三皇內文大曉趨清禁則瓊樹一枝楚詞折瓊枝以繼佩淮南子崑崙上字以勅召萬神

義夜直皇一作閻閻曹嘉贈石崇詩則金釭二等此焉二等漢書外戚傳趙昭儀居昭陽舍壁帶往往為金釭以上敘其居內職之時

人寢莫見塵路難逢而某志在諱窮莊子孔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勇於求益輒干皂隸事官同之守自露菲葑詩采葑采菲

肆迴腸司馬遷報任少卿意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只期和氏宋書隱逸傳劉柳薦周續之曰恢鑒門

投足莊子鑒門疾求念倉公史記倉公傳太倉公者齊太倉長姓淳于氏名意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

病知人死生及藥論甚精為人治病多驗

果蒙慙彼顛愚溢為品目勾萌始達依周圍以揚

一作羽禮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盡滴瀝纔分託靈光而振響王延壽魯靈

陽非翹達鄭曼季詩春草揚翹短羽謂使其輕舉驟化窮鱗以上數聯謂藉每

雷應其若驚車今從集短羽而軒翥也驟化窮鱗其力以塗仕每

欲陶治肺肝耕耘筆硯後漢書班超傳已見為兗州謝上表又傳注曰麗調

官徵以謝陽秋陽秋即春秋也孫盛著晉陽而義有多塗情非一概辭煩

轉野意密彌賒雖塗道如韓遂之書魏志武帝紀馬超與韓遂等叛公西

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反覆若一作葛洪之紙晉書葛洪傳洪躬自伐薪以質紙筆

洪家貧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終無髣髴可得端倪去歲洛陽獲陪良宴頻趨

絳帳見舉人獻累坐青氍毹見為祭陽況聞靈拒台階請從藩屏舉却超

之幕畫見為張周封啟又世說桓宣武與郗超議及夷劇臣僚驟既定其夜同宿明

鄰生可謂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柳疏示之郗猶在帳內不覺竊與宣武言謝含笑曰

入幕賓也數阮瑀之軍書漢書息夫躬傳軍書交壁而懸懸以嘉招形於善諱

詩善戲謔兮梁書任昉傳始高祖與昉過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
為記室昉亦戲曰我若登二事當以卿為騎兵至是引昉待青官焉昉奉牋曰昔承清

宴屬有緒言提舉之旨形乎善謔堂謂多幸何言遠阻復積光陰潼水干波

斯言不渝以上敘會於洛陽與劉宴飲戲談

屢見巴山葛嶂元和郡縣志巴嶺在南鄭縣南一百九里接漏天之霧雨漢書志

樊道縣故樊侯國元和郡縣志我州管樊道義實關邊南溪歸順五縣關邊縣南大梨

山小梨山太平寰宇記大黎山小黎山四時霖霖不絕俗人呼為大漏天小漏天其諸

山自嘉州以來每峰相接高低隱伏奔走三峽極凡山水毒瘴蒸為霧雨皆可曰漏天

也開邊縣宋時廢唐義賓歸順縣本漢郁郾縣地唐初尚有郁郾縣後乃改析而舊營

志或作郾隔嶠冢之煙霜嶠家嶺漢書東流為漢唐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嶠冢通

鄰誤矣注皓月圓時樹有何依之昔武帝微行月明星稀鳥悲風起處巖無

不斷之猿猿神記人得猿子殺之猿母自煎向義之狐一作心軫懷仁之

勁氣見上范竊惟秦鏡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裏有明人直當督

衛桃衛風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此取末以為好之一昨伏承擁節浚郊子

子千旌義以上皆謂已在東川相念之忱公當知之也將求捧幣申好裂裳

就塗見上范接枚叟之餘光奉鄒生之末座枚乘鄒陽皆梁孝王客詳漢書

陽公啟

免園乃置旨酒命賓

友召鄉生延枚叟

又伏慮旋登殷夢

置說命篇夢帝資子夏弼其代子俄奉

周政

見蘇集賢和公啟

徵詔已行拜塵無及

後漢書趙咨傳徵拜議郎復拜東海相之

迎路謝候咨不為留焉遂至亭次望塵不及言書潘岳傳岳與石崇等詔事實誼每候其出軌望塵而拜此用趙咨事

徘徊失措鬱悵誰聊

必也華楊長懸

後漢書徐邈傳釋豫章南昌人陳蕃為太守不接賓客邈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簡書無廢即割任

安之席堪晒無圖

史記田叔傳任安與田仁會俱為衛將軍舍人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

席別坐處謂何當舍他人而來就

負田叔之鈴可嗟非據

史記田叔傳叔為趙王張敖郎中漢下詔捕趙王惟孟舒田叔等十餘人

諸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至長安徐曰鈴當作劍史記平準書鈇左趾索隱曰鈇脚踏鉤也音大計反說文鈇鐵鉤也从金大聲特計切爾雅序六鈇之鈇鍵疏云說文鈇

伏惟慎安寢膳勉護與居早

鏤也又考集韻鈴鈇也則知鈇與鉤與鈇皆義相通矣爾雅疏所引今說文無之當是流傳遺脫耳

乘信圭

見游陽陳情表

速調大鼎

見為舉人上

至於禱祝實倍等倫半菽思貯

於神倉

後史記項羽本紀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漢書作半菽徐廣曰半五升器也

豆贗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索隱曰芋蹲鴟也菽豆也王劭曰半量器名食半升也若劉孝標廣絕交論莫肯廢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則

勺願投於

直謂半豆耳此句意作量器尤與一勺對餘見為舉人上

蕭侍郎啟

三

靈海禾華海賦於廓道之云遠更開殷浩之函見為張周封啟書不盡言重酒

楊朱之淚列子楊朱見岐路而泣攀戀感激不知所裁伏惟俯賜鑒照

謹啟司馬遷報任安書獨鬱悵而誰與語 徐列本作抑鬱誤

為同州張評事謝辟并聘錢啟二首穆太平廣記引野史會昌二年鄒顥狀元及第

第二人張潛通鑑大中十二年石補闕內供奉張潛疏論藩府羨餘上嘉納之時應相合不知即此人否又按初疑即祭文之張書記亦王茂元壻

今細核必非也未知何年所作餘詳為任特御啟

潛啟伏奉榮示伏蒙猥賜奏署今月某日勅旨授官承命恐惶一

懼不知所措某文乖綺繡學乏縑緙見上蕭侍郎啟負米東郊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為親百

里負止勤色養獻書北闕漢書高帝紀註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

關為未奉明恩撫京洛之塵素衣穿穴薛稷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訪江

湖之路白髮徘徊潘岳秋興賦庶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僕野人也譬猶

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此謂無所
之適而抱遷客之感不必用此序也
大夫榮自山陽通典淮陰郡晉安帝時立山陽郡隋初廢大唐為楚

州或為淮陰郡理山陽縣來臨沙苑見為任固以室盈東箭見榮陽舉人自代狀門咽南金唐大賂南金晉

書薛兼傳兼丹陽人清素有器宇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號為五
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史臣曰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曹高

門顧榮虞潭傳榮吳郡吳人置會稽
餘姚人贊曰顧實南金虞惟東箭
豈謂搜揚乃加辱眇府稱蓮沼見慚

無倚馬之能見彭陽地號雲門袁守記同州澄城縣雲門谷水經注云雲門谷

詳具蜀貢維指
漆沮既從句下
竊有化龍之勢通典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即禹導河至于龍

張周
封啟
便居帷幄見為李遽別蓬蒿見上范袁生有望於樵蘇應璩與曹長

生時步玉臨樵蘇
不變清談而已
楚子未辭於藍縷左傳蒍掩魃軍路藍縷以啟山林注曰藍

記作藍縷後人
承用又作縷縷
刻諸肌骨知所依歸伏惟特賜鑒察謹啟

二
潛啟錢若干伏蒙仁恩賜備行李重非半兩漢書食貨志秦并天下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

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

如其武帝紀建元五輕異五銖漢書食貨志武帝時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子母相權謂通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饑寒頓解後漢書馮異傳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細看

銅郭漢書志三孟康曰周徐憶牙晉書王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雖虞

一作神有魯褒晉書隱逸傳魯褒傳錢神論曰錢之為體為世神寶便恐癖如和

嶠補林氏預道王武子有馬癖辦裝無關漢書兩龔傳王莽遣使迎龔勝先賜六月

賜錢和長興有錢癖已有左傳癖感戴之誠不知所喻謹啟

為賀拔員外上李相公啟後篇中版圖花幕之語頗易岐混細審乃

度支使者也度支印戶部之職而更有使或即以戶部領或以他官判與

唐時戶部度支監鐵稱三司皆有條屬既皆在司下佐理亦每帶憲衙郎

官銜出赴諸道檢察詳閱前後紀傳可以互証特職官志未細詳耳文云

版圖被召花幕分榮者乃辟為屬下判官非外鎮也題曰員外是以戶部

員外兼判官矣其以外地為請者明是惡在京之宰執也文義已明但太

和九年十一月李石判度支開成元年四五月李固言判戶部三年正月
李珣判戶部會昌二年二三月李紳權判度支五年五月李回判戶部詳
諸傳與宰相表斯季和公未考定何人矣韓昌黎科斗書後記有元和末
進士賀拔慈恭為白居易書重修香山寺詩見金石畧此賀拔者當在其後亦
未知何人也一無徵實不可意斷又按細玩是判戶部非判度支固言於
開成二年十月出鎮西川此二相中似李回較是
八月出鎮西川此二相中似李回較是

某啟某聞被彩飾於無用之姿斯須或可垂休光於不報之地始

卒攸難至有馬疲而尙服輕軒席敞而猶存華幄戰國策變色不徹席龍臣不做軒輶照詩

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推仁則極備用無聞雖有切於戀恩宜自量其涯分鳴

呼某者今甚類焉翰柔莫申冠罪柔翰語苦難聽聊憑牋素用寫肺

腸伏惟少霽尊嚴猥賜披省某伏思早歲仰累深知龍尾貽譏敢

通交契魏晉書敬祖原管領俱游學相善時人號三牛心前啗實媿時才見

故南公啟世故推遷年華荏苒葭灰檀火屢變於寒暄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

卷四
三

初時疾註曰冬取槐檀之
火餘見上史館李相啟
靈濟泥涇遂分於清濁

一石其泥數斗且澆且糞長我禾黍
羈離管札
記
惟讀賜書協輝陰辟餘見

柳營
漢書周亞夫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
顏慚花縣
白帖晉潘岳為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河陽一縣花

竟以千金之產
史記貨殖傳范蠡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之陶為朱公以為

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見弟後
三徑無歸
三輔決錄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徑惟羊仲

求仲從之遺一仲皆拙無進名之士
初服莫從
見為州迷

津亟問
以上自敘其屬者伏幸相公羹梅調味川楫濟時起場翼於

衝風
楚詞九歌河伯與女遊今九河衝風起兮橫
活枯鱗於涸轍
見為張登諸

蘭馨轄彼芳籤
並見表謂為臺閣移文語薛夏而無取
和中以公事移

蘭臺蘭臺白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為不得復綴之
東南才子並張率以

何能
南史張率傳率梁天監中直文德待詔省率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才子並張率以

南望胃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為秘書丞未報前叨旋承後顧版圖被召周禮天官小幸聽閭里以

版圖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按地官大司徒事已見為漢陽陳許舉代狀

唐人拜戶部者每曰版圖之拜頻見史傳而幕職之吏使本名支度使亦其類也此則定謂京職花幕分榮見收駑駘於阜棧

之中孫卿王琪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後漢書蔡邕傳驥駑駘於修路慕騏驎而增驪壯子伯樂曰我善治馬進之以以羈縻編之以卓棧刻蛇

蟬於樂懸之上按考工記梓人為箛與箛者羽者鱗者以為箛與小蟲之屬以為五月斯螳動股陸璣毛詩疏義曰爾雅云螳斯蟬也揚雄云春勢高足跌道泰

黍也股似璚瑀文五月中兩股相逐作聲蟬宜龍切蟬和魚切勢高足跌道泰

身屯未竭私誠已嬰沈痼沉某素無靈氣郭璞詩無略無靈氣漢武非仙才風味攝生

乏單豹養內之功莊子角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

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關王言實下之效漢書王吉傳疏曰休則免仰誠信以利形進退

而虎食其外穀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步趨以資下吸新吐故以練臟專意湫底莫適節宣失中左傳子產曰節宣其

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底以露其體注曰秋集也底滯然猶深願待年少厚德三醫畢訪列子楊朱之友

也露底也血氣集滯而體羸露然猶深願待年少厚德三醫畢訪

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謂三醫一曰矯氏二曰

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百藥皆投

司馬貞三皇本紀神農氏以精鞭鞭草木始嘗

百草始有醫藥竟非无妄之災

傷无妄之疾莫見有瘳之候

晉金勝王翼日乃瘳史記周本紀武王有瘳

有醫藥

竟非无妄之災

勿藥有喜

莫見有瘳之候

史記周本紀武王有瘳

濱於九死

齊語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

復彼十旬

史記周本紀武王有瘳

十旬弗反劉楨詩余嬰沈痼疾羸身

取煖則煩加寒必利

漢書韋元成當為嗣

青漳濱自夏涉元冬彌歷十餘旬

髮寧支弁帶不成圍

公上李相

然義本同也謝述心虛方茲未逮

南史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

田光精竭比此猶強

史記刺客傳田

光曰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

豈可尚占職員但尸俸入久塵物議且速殘

骸沉相公職統薄違

尚書酒誥若爾所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傳曰圻父司馬

徒當順安之司空德薄違謂司徒唐人固據傳疏引用

時登衆寡

周禮地官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

任崇校比務

繫孤終

皆見陳許舉人自代狀

職是賓僚豈宜虛曠固不可下私微物曲降深

慈憫將盡於桑榆

淮南子曰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妨得材於杞梓

見為任

是以推枕興

感攝衾占辭願申斂跡之期以贖曠官之咎祇聽裁旨用息兢惶

必也舊履流恩賈誼新書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屣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屣左右問曰何惜一踣屣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

一踣屣哉惡與借出弗與俱反也遺簪結念一作歎辭詩外傳孔子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夫子使弟子問焉

對曰鄉者刈菁薪亡吾菁簪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菁薪而亡菁簪有何悲焉曰非傷亡菁也蓋不忘故也恤以孀孤非少婿嫁未終

屢見不使衰羸便辭祿仕致乎外地晞以末光漢書蕭曹傳贊依日月之末光未乖念

錄之仁稍減憂慚之累臣尹諸府別乘近郊舊書志京兆河南太原等府少尹各二員從四品下

末微中名為司馬開元初改為少尹上州別駕一人從四品下中州正五品下下州從五品上遷云近郊則指畿輔上州言之少尹之職與別駕長史等耳故希其於二者援

引改授也後梁呂商州文諸官歌尹相府中郎可互証負荷無羞饘餬有繼左傳正考父鼎銘饘餬于則猶

冀逢十全之藝周禮醫師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延一日之生重登一作

誤發門牆再就埏埴見為任是所願也非敢望也詞多力殆感極集作

涕一作繁避席承言未卜曾參之侍爭經仲尼居曾子侍子曰云云曾封

楚有文惠洋注 卷四 三

函抒款畏遺殷浩之誠一作書瞻望清光竇動魂守至德無守氣矣管轄

不守生血伏惟特賜優一作餐聖德指歸論聖人流其恩

上時相啟時相未詳何人玩獲依恩養句或令狐子直乎

商隱啟暮春之初甘澤仍降既聞霑足霑既霑足生我百穀又欲開晴實關

變和克致豐阜繁陰初合則傳說為霖書說兪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媚景將開則

趙衰呈日見河東公謝京兆公啟獲依恩養定見昇平絕路左之喘牛用驚耶

吉漢書耶吉德行達人運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駟吏問運牛行幾里矣探史或以譏

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無廢中之惡馬以役任安見為某先垂啟偃仰興居證或棲惟有歌

詠瞻望一作闕闕不勝肺肝謹啟

端午日上所知劍啟所知指府主唐人常語也時在何幕則莫辨

商隱啟五金鑄衛形威邪神劍一口銀裝漆鞘紫錦囊盛傳自道

流孔稚圭北山移文頗全一作古製未遇良工之鑿吳越春秋越王允常聘

大二小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

劍越王取示之發蓋文類聚詩書所引皆同而越絕書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闕於

天下客有能和劍者名薛燭王召而示之常為下客所彈戰國策齊人有馮煖者貧

之與此略同吳允常即勾踐父也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能曰客無能

也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龍藻雖繁晉毗魏都賦劍則流彩之

或龜文弟鵲稍薄馬融廣成頌水禽鵲鵲註曰今之鵲鵲也俗呼之

龍藻鵲鵲鵲鵲註曰今之鵲鵲也俗呼之為河河此與鵲異說文亦分兩種而後人每作鵲鵲乃俗通耳

千齡廁玉玦於君侯見漢陽公擬象環於夫子禮記孔子珮所冀更蒙

千灌文選張協七命乃重許三鄉一作卿非之俞價兼三鄉許貴二都注曰越絕

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雖傾城最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何足言

焉然實二鄉而云三省避下文也按吳越春秋則作有市之鄉三十蜀志卻正傳注引

越絕書作有市之鄉三三字有據非避下句也滿河越絕刊本

使武士讓鋒詩

作竭河或謂用後漢賜三名臣劍事當作三卿文義必不然也

外傳君子選三端文士筆

端武士鋒端辭士舌端

倚臣喪魄見論皇無荆王之遇敵手以麾城絕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太子表

畫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聞吳有干將越有區冶子寡人願齋邦之重寶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干將作鐵劍三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鬪楚三年不解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有漢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頭舉白檢工市一作工布越絕書已然

相之策勲腰而上殿漢書蕭何傳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鄼侯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嘉辰祝願平日禱祠伏惟恩憐特賜容納謹啟

端午日上所知衣服啟

商隱啟右件衣服等弄杼多疎古詩織纈出素手札札弄機杼

紉鍼未至見上河東公辭張彭仙致

浼李固之奇表後漢書李固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隱犀足履龜文

累王衍之神峰晉書王澄傳澄嘗謂衍曰兄形

似道而神峰太鶴後世說作神鋒而如梁簡文帝論王規

敢恃深恩竊陳善祝

曰風韻道上神峰標映似峰字為是

左傳晏子曰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伏願永延松壽松壽只取如松柏之壽舊引漢書王吉傳

非此常慶見榮陽公端午謝狀

遠比趙公三十四一作六

年一作歲當國後舊書長孫無

所用常慶見榮陽公端午謝狀

遠比趙公

三十四

六

年

當國

長孫無

忌傳貞觀元年封齊國公十一年改封趙國公而太宗昇春宮已授太子左庶子貞觀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後至高宗顯慶四年許敬宗誣構之去官謫流黔州蕭無忌於太

宗卽位之初已當國矣貞觀共二十三年高宗永徽六年加顯慶四年則三十四年作
六字者誤也許敬宗奏言爲宰相三十年者新書宰相表書貞觀二年正月罷七年十
一月又爲司空核其爲相實共**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舊書郭子儀傳更臣
二十九年一聯中兩四字無碍
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北夢瑣言溫李齊名李義山謂曰
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相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
中書按召字當誤刊也全唐詩**肝膈所藏**冥志周魴偃拳拳**神明是聽仰塵尊**
話引此固作趙公要皆不足信

重實用兢惶謹啟

楚南文集卷四

樊南文集詳註卷之五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婁縣同族大淳宇深參校

祝文

為安平公兗州祭城隍神文

李陽冰紹雲縣城隍神記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

禱焉國學紀聞考北齊慕容儼鎮鄆城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則唐前已有之餘冬序錄張說有祭荊州城隍文而太和中李德裕建成都城隍祠則不獨吳越矣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築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陸游云唐以涿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鐘爵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

年月日致祭於城隍之神四民攸居是分都邑五兵未息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

盾註曰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五兵戈矛戟矢戰備才吏矛車之五兵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漢書吾邱壽王傳古者作五兵注曰矛戟弓劍戈爰假

金湯

子金城湯池漢書蒯通傳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惟神受命上元守職茲土擁長雲之壘

鮑照蕪城賦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崑崙若斷岸壘似長雲松漢書奏左馮翊屬官有雲壘長亦雲壘字似如此

提卻月之營

一作官誤太白陰經

偃月營形象偃月背山岡面陂澤輪逶山勢拉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松偃月亦作御月水經注魯山左節汚水口汚左有御月城然亦曰偃月壘魏志楊阜之弟岳於冀城上作偃月營南史朱超石傳帝遣丁昨於河岸為御月障

主張威靈莊子張彈壓氛祲見為盟某方宣朝

旨來總藩條帳一作中之位一作既安幕內之籌敢失神其守同

石堡新書地理志鄆州鄆城縣護等玉關見安平長令岑若岸焉無使復

于隍也易城復于隍疏曰子夏傳曰隍是城下池也城損壞崩倒反復於隍

為舍人絳郡公鄭州禱雨文

年月日鄭州刺史李某謹請茅山道士馮角禱請於水府真官海賦水府之內極深之庭據高真仙官真人伏以旱魃為虐詩旱魃為虐如僕如焚傳曰魃旱神也

真官之稱道書習見餘見下齊北源神文日旱氣生魃松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山名曰不旬海水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黃帝令應龍攻蚩尤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

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經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詩疏則專引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

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而又曰此言旱神蓋是鬼魃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為人所執獲也蓋因箋意謂旱氣生魃不必本有之者法又

聞之家祖少司寇公曰北方之戾入土不腐敗者或能致旱他處土皆焦圻此反微潤則鄉人疑其中成魃致旱必共掘殺之謂之打旱魃而其子孫以發墓具訟甚為案牘之累家祖官山東時力戒勸之前明韓忠定公參政山東有祭打魃事此應龍不興言正與之合蓋其事不一而為旱同也神異經本文曰名曰應俗曰旱魃應龍不興山海經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犁土邱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注曰應龍龍有翼者今之土龍本此困泉

日於詩人謂其雨其雨苦密雲於易象易密雲不雨生物斯瘁民食攸艱某

叨此分憂俯慙無政爰求真侶虔禱陰靈減哺表勤減哺猶減膳不敢云減膳也

寒帷引咎屢見伏乞下通榮播榮播濟水又東合榮濟注曰濟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榮口石門也地形殊卑蓋故榮播所道

自此始也又曰濟水又東逕榮陽澤北故榮水所都也濟水榮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斯蓋榮播河濟往復逕通矣上導一作達誤天潢

見京兆公合為膏澤之原用息蘊隆之患謂旱饉大甚其於効信敢或

逡巡史記秦始皇本紀賈生暴露託詞後漢書獨行傳諒補廣漢新都人任郡為五官掾時夏太旱禱乃自暴庭中慷慨咒

日若至日中不雨之以身焚無狀積薪柴聚焚身將自焚焦勞結慮泉問候氣

焉未及日中天雲晦合須臾雨一部沾潤世稱其至誠焦勞結慮泉問候氣

見下樹杪占風魏志管輅傳過清河使太守將天旱問輅輅曰今夕當雨到鼓一中竟成快雨注曰輅然刻而期但猶未信三日向暮輅言

樹上已有少女微風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眾鳥和翔
 其應一矣須臾果有長風鳴焉東南有山雲樓起入雨河傾惟望玉女之披衣見
 陽公謝其應一矣須臾果有長風鳴焉東南有山雲樓起入雨河傾惟望玉女之披衣
 冬衣狀其應一矣須臾果有長風鳴焉東南有山雲樓起入雨河傾惟望玉女之披衣
 其一脚踏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
 其應至矣急治溝渠修隄防頃之大霖雨竊希元感聽察丹誠

為懷州李使君祭城隍神文

年月日致祭於城隍之神所校英華無以上字某謬蒙朝獎叨領藩條熊軾初

臨虎符適至見敢資靈於水土冀同固於金湯况彼潞人實逆天

理因一作承平之地以作巢窠一作樂之民職曰其康樂

和親安平為一書以為為一書賊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帥我一至於此其能久乎惟

神廣扇威靈劃開聲勢俾犯境者望飛鳥而自遁見賀破奚寇表非用

此酒天者酒天聽候鶴以虛聲見賀破奚寇表崇墉載嚴巨塹無壅今來古

往羅南子往古來今謂之求無川竭之因萬歲千秋萬歲千秋楚王曰

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廟川竭亡之徵也

萬歲千秋

秦人萬歲千秋之後莫有土崩之事一作勢史記張釋之傳秦神其聽之無易我言

賽城隍神文題不著地而語切晉顧懷州春秋時屬晉宜非他境也玩

炎焚字豈在會昌四年夏乎或謂鄭介晉楚之間水經注

年月日賽於城隍之神惟神據一作雉堞以為雄左傳鄭祭仲曰都城

年月日賽於城隍之神惟神據一作雉堞以為雄左傳鄭祭仲曰都城

年月日賽於城隍之神惟神據一作雉堞以為雄左傳鄭祭仲曰都城

年月日賽於城隍之神惟神據一作雉堞以為雄左傳鄭祭仲曰都城

年月日賽於城隍之神惟神據一作雉堞以為雄左傳鄭祭仲曰都城

為中丞榮陽公桂州賽城隍神文

維大中元年歲次丁卯六月甲午朔十四日丁未都防禦觀察處

置等使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登仕郎守功曹參軍陸

膏雨左傳季武子如晉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季武子苟能不昧報亦隨之

為中丞榮陽公桂州賽城隍神文

維大中元年歲次丁卯六月甲午朔十四日丁未都防禦觀察處

置等使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登仕郎守功曹參軍陸

懋元功導一作楚子之餘波左傳晉公子對楚子曰其需一作晉國之

膏雨左傳季武子如晉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季武子苟能不昧報亦隨之

為中丞榮陽公桂州賽城隍神文

維大中元年歲次丁卯六月甲午朔十四日丁未都防禦觀察處

置等使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登仕郎守功曹參軍陸

秩以庶羞之奠祭於城隍之神夫大邑聚人

人作民字用非用易經何以聚人曰財

通都

設屏將

將字下舊有英字又集作比添曰字當衍

雄走集

左傳險其走集注曰走集邊竟之壘辟

必假高深

高深謂城池

不

惟倚仗

一作

風雲

北史魏收傳高元海虛心倚仗宋華海賦倚仗五嶽此風雲兼用陣勢當作倚仗

兼用翕張神鬼

某初蒙朝獎來佩藩符既禦寇於西原

易不利為寇利禦寇餘見桂州謝上表

亦觀風於

南國

禮記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始維畫鷁

史記司馬和如傳浮文鷁注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

將下伏熊屬楚雨

蔽空湘雲塞望晦我中軍之鼓

左傳殲郢郭最皆矜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

溼予下瀨之師

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臣瓚曰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

遂以誠祈果蒙神應速

如激矢勢等卻河

見賀破

及茲薦報

一作

之時

一作

敢忘馨香之禮

神其干霄作峻

左思蜀都賦干霄而秀出

習坎為防

易習坎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合烽櫓以

一作

之保民

漢書賈誼傳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

誤保民卑枯且頭丸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冠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陰機洛陽記洛陽城周公所制城上

導川塗而流

百步有一機櫓外有溝渠按每譚民作人而仍有作民者傳寫參錯耳

惡周禮達人泣上有滌滄上有道川上有路以使言言堅壘一作堞倅地道崇堞言言

以無疆易安貞之吉活活深溝說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如井德之不改湯改邑不改井勿違

邱禱以作神羞神羞無作尚饗

祭桂州城隍神祝文

維大中元年歲次丁卯八月甲午朔二十七日庚申桂州管内都

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使持節新書百官志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加號使持節通典加

號為使持節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職

官志正議大夫正四品上上柱國正第二品御史中丞正四品下桂州為中州刺史正四品上階職之不齊如此至觀察防禦與節度使相等外官之最尊者各帶本官以出

也賜紫金魚袋鄭某舊唐書與服志高祖改銀魚符為銀魚符高宗時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賜新魚袋飾以銀垂拱二年

諸州都督刺史並准京官帶魚袋天授元年改內外所佩魚並作龜久視元年三品以上袋用金飾四品用銀五品用銅神龍初依舊佩魚袋又曰開元以後恩制賜實緋紫

例兼魚袋並服謹遣直官攝功曹參軍文林郎守陽朔縣令莊敬質

謹以旨酒庶羞之奠祭於城隍之神濬洫崇墉左思魏都賦崇墉濬洫嬰城帶濠所以

固吾國左傳鄭莊公曰魯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為亦鄰以固吾國也春祈秋報詩序時享春夏祈穀於上帝也豐年秋冬報也

所以輔農功周禮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今露白雷收蟲坏水涸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仲秋之月

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念時暘而時雨雷曰肅時雨若日久時暘若將乃積而乃倉

敢以吉辰式陳常典神其保茲正直左傳丙史過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歆彼馨香聿

念前修勿虧明鑒昔房豹變樂陵之井味北史房豹字仲幹清河中遷樂陵太守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

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還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井味復鹹任延易九真之土風後漢書循吏傳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詔徵為九真

太守九真不知牛耕延乃令鑿田器教之墾闢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

順節穀登獨人謀抑一作仰非由冥助今猶古也神實聽之

賽舜廟文黃休復桂林風土記臨桂縣舜祠在虞山之下有澄潭號黃潭古老相承言舜南巡曾遊此潭今每遇歲旱張旗震鼓請雨多

應太平寰宇記作皇潭

年月日昭賽虞舜之祠伏以帝狩南方

一作龍記舜崩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注曰舜征有苗而

死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舜不言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謂之三夫人疏曰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女英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山海經以為

二女此云三者當以記為正山海經不可用按郭璞注山海經力辨洞庭二女為天帝之二女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實非舜妃舜妃固

生不從征死不從葬其說甚精今且資詩賦家之引用可耳又按禮記三妃他書徵引多作二妃疑自古有訛字更記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

九疑是為雷陵神留下土翠華莫返司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積怨望於他年大麓不迷

雷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烜威靈於終古九歌長無絕兮終古比憂嘉種前見少冒愆陽左傳冬

夏無陰抗簡陳詞潔楫引咎左傳藏孫命北面重席新棉絮之果蒙憑離掣電跨異揚風

易離為雷布露渥於九臯詩既優既渥既備既足又錫嘏于九臯起焦枯於一瞬淮南子夷時十日並出草

木焦敢布瑤席屈原九歌瑤席兮玉璫移布宇輒事蘭羞九歌蘭膏帝其罷

估奏南琴見海陽遺表停吹西琯琯為西王母所戲故曰西使東皇太乙九歌東皇太乙注曰

太乙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兼預於靈遊俾山鬼江斐九歌湘君湘夫人山鬼吳都賦江斐于是往來

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妻妃同（江裴即湘君湘夫人也然維列舜妃似於義欠合文選吳都賦注良曰）無藏

江妃解珮與鄭交甫者則可與郭璞之說相証合也文意總用九歌聊資辨之

於沚氣（後漢書五行志云）庶將善政以奉明輝

氣之相傷謂之沚

賽越王神文（史記南越尉佗傳尉佗姓趙氏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聚兵自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年月日賽於越王之神惟神輝一作焯殊姿抑揚奇表秦魚既爛

公羊傳梁亡自亡也魚爛而亡（史記秦始則聊帝南荒）自尊號為南越武帝又文

皇本紀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史記淮南子）則聊帝南荒（史記尉佗傳高后時佗乃）

帝時佗為書謝曰老夫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自今以後去帝制（漢鹿有歸）史記淮南子尉佗傳尉佗通對高祖曰秦失其

號聊以自娛自今以後去帝制（漢鹿有歸）史記淮南子尉佗傳尉佗通對高祖曰秦失其

稱臣北闕（漢書高帝紀十一年立定為南越）覽英雄之載籍（史記伯夷傳夫）

信王霸之朋遊（慈隋書經籍志南越志八卷沈氏撰漢末英雄記八卷王）言念

遺祠猶存屬一作邑太平寰宇記臨桂縣越王廟鄉（尚與甘雨以救公田）

敢陳沼沚一作之毛左傳潤澤沼沚之毛漢行行潦（用報京坻之積）之庾如

坻如神其永司此一作土長庇吾人福佑桑良揚雄長楊賦受驅除

疾一作癘疫史記卿秦之業適足以資賢者為經除難耳魏志賈逵傳注魏略曰士民

大祝天義彌祀註曰天裁疫癘水旱也又今來古往常教威著越城元和郡縣志故越城

在注州全義縣西南五十里漢高后時遣周寵擊南越趙佗踞萬歲千秋勿使魂

歸真定史記傳尉佗者真定人也文帝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神乎不昧來

鑒斯言

賽北源神文北源者專謂湘水之源也漢書地理志零陵縣陽海山

林水經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注曰湘澨同源分為二水南為瀕水

北則湘川宋柳開湘澨二水說曰二水始一水也出於海陽山西北至興

年月日賽於北源之神惟神雖臨南服實號北源湘浦降神近驚

於騷客子賦湘夫人帝澎池浸稻遠協一作於詩人詩澎池北流果能

楚辭文選卷之五

水

秦齋風頭其猶素齋乎索綯雨脚索綯下一一作資賦一作澮

距川周禮地宜遠人將致倉箱聊申信於澗毛庶通靈於水府按香書天

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而凡河神其揖一作抑揚蘭佩蘭以爲佩麾掉桂

海江湖皆曰水府互詳鄭州禱雨文郭璞遊仙詩左提浮邱袖石拍川后之肩拍洪崖肩落神拍川后波臣

旗九歌辛夷車拍川后之肩以報留恩皆尚有誤波臣共來於此饗報留思

賽會山蘇山神文新書地理志昭州平樂郡賀州臨賀郡皆桂管所領

狄遵海討寇於縣北十里山下夢蘇武神因禱焉師捷請於朝即建廟祀
武因名前有一石壁水從上滴下遇旱則禱雨於此又曰瓶山在平樂府
賀縣西十里唐刺史李邵見有彩烟不散更名曰瑞雲上有泉注於池名
曰仙池父曰太和四年慶雲見丹瓶山是年李邵來任徐曰據此文則蘇
山豈因皇祐建廟而得各會山疑即瓶山以瓶爲會蓋傳寫之誤按舊新
書劉黃傳太和二年李邵謂人曰劉黃不第我輩登科實厚頤矣請以所
授官讓黃事雖不行人士多之新傳云邵時爲河南府參軍事後歷賀州
刺史唐撫言作邵而新書藝文志亦作邵則邵字是也然豈四年即守賀
哉各勝志曰瓶山舊名幽山李邵來遊名瑞雲今檢太平寰宇記幽山在
臨賀西四十里南接蒼梧北通道州則宋時尚名幽山也志書多流傳失

實皆不

足據

年月日賽於曾山蘇山之神惟神守在出雲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職惟通氣

果從望歲至傳國人望載潤嘉生漢書郊祀志嘉生應劭曰嘉穀也將申昭報

之儀敢闕馨香之獻神其遐瞻惟岳廣納遊塵勉揚少女之風鄭見

州文勸詠曾孫之稼無令渥澤盡歸涇一作水之湫泉漢書郊祀志

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水不流冬夏不增不減不生草木師古曰此水今在涇州界清激可愛不容穢濁或譴汚輒與雲雨土俗亢旱每於此求之相傳云

龍之所居也太平廣記靈應傳云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陽有美女湫廣袤數里其水湛然瑒以有潤其深淺者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祓禱皆

得效讀魏華作濕而注曰集作涇考水經注濕水條下云燕京山之大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澄淨鏡淨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又云陽門水與神泉水出羣壁北水

有靈焉旱則多禱請焉則勿使威靈不一作下及歷山當作陽之仙室氣清仙

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訖即有虎跡此句所用也山當作陽而輿地記歷陽山在和州則節陽字而稱歷山亦無碍徐氏引水經

注濟水河水條下皆有歷山背有歷山泉井者非也或云蒲阪西之歷山其水經上文又有云河水南經子夏石室蓋即謁泉山而水經注云謁雨忽時謁是應故錫其名

文用此亦可然合兩地為一事必非也

我辭有激神儼聽焉

賽白石神文

靈宇記靈川縣銀江水出西山下東流合澗水靈川縣志白石湫在縣南三十五里亦曰白石潭白石潭與銀

石而下深潭廣漫與湘江埒名勝志白石潭與銀江接白石神事蹟詳詩集桂林五律龍移白石湫句

年月日賽於白石之神惟神載烜明靈克標懿號軒珠耀彩

莊子有黃帝元

珠事詳後一

儼非瑤一作

水之源

儼猶豈也或作向因倘字而訛

荆璞流輝

見

卽是玉

山之路

山海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蓋白石神是女子故明瑤池玉山此之

一昨

一作

昨者俯憂旱歲俾禱遺祠

果能愛我大田貺

一作

余膏澤不俟于公之雪

一作祈

獄

東海郡人也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郡中為之生立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曰我老久矣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孝婦自縊服于公以為此婦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黨在是乎太守察孝婦家因表其墓天立

無煩洛令之曝身

長沙耆舊傳祝良字召卿為洛陽令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午紫雲沓起甘

大雨

雨大降民歌之曰天久不雨慈民失所天王自山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按水經注一作石卿北堂書鈔作名卿太平御覽作邵卿召邵同也至午書鈔作至申沓起

水經注 敢命子男爰修蘋藻神其仰流一作濟 天澤俯祐歲功無萌可

作水起 轉之心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以負惟馨之禮周禮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徐刊本有尚馨字

賽龍蟠山神文太平御覽乳穴魚一條引嶺表錄異曰全義嶺之西南有龍山山有乳洞又有一溪號為靈水溪溪內有魚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魚人不敢捕之原注云今桂州靈川縣也

寰宇記龍蟠山在桂州東北屬興安縣本名盤龍山天寶六載勅改山有石洞洞門數重人秉燭遊常見龍跡其大如盤洞中之水有魚四足有角人不敢傷恐致風雨

年月日賽於龍蟠英華皆作蟠或誤至 山文靈無 之神惟神降治山川流

恩一作濟 縣道龍幡一作蟠 鳳蓋克懋於靈司一作蟻 穴一作鶴 鶴一作巢 巢詩鶴鳴于

思非 道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箋曰鶴水鳥將陰雨則鳴宅詩義疏鷄泥其巢一旁為池合水滿之數魚置池中食式揚於利澤

至誠有達昭報無虧神其一作威非 叱咤飛廉史記淮陰侯傳項王喑噤叱咤

廉 鞭驅屏翳廣雅兩師謂之屏翳靈文選洛神賦屏翳收風注曰王逸云兩師章

司風種既皆為風師不可引他說以 尚一作非 金吾土屢有豐年不無行潦

之羞王補文以謝一作請

油雲之惠

史記司馬相如傳封禪書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涉源何生

不有西京雜記

賽陽朔縣名山文

永經注陽海山即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山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縣北元和郡縣志桂州陽朔

縣本漢始安縣地開皇十年分置取山為名吳武陵陽朔縣壁題名羣山發海嶠而北又發衡巫而南咸會於陽朔孤崖絕巖森聳植凡數百里瀕江荔水羅織其下縣界山間東制蠻客安黃之衝南扼賓縉巖象之障懷宇記陽朔山白永州零陵縣西南進遼國接連亘不絕

年月日賽於陽朔縣名山之神惟神受命上元奠茲南服雲臺日

見羣山記嶽東北有雲臺峰其山兩峰崢嶸四面懸絕上冠羣景雲下通地脈巖然獨秀有若雲臺餘見安平謝上表遠讓於高標左思蜀都賦陽

焉迢翼蓬島崑邱山海經崑崙之邱是實惟帝之下都爾雅崑崙崑崙遐通於爽氣

世說王子猷云西峻若藏刀之嶺崇如倚劍之門永經注巨馬河即涑水也涑水又南逕藏

刀山下層巖壁立直長千霄遠望崖側有若積刀鏤鏤相比咸悉四首餘見為柳是宜

三啟桂林山皆峻峭所謂山如碧玉簪也故云又宋玉大言賦長劍耿介倚天外銓管陰司拘囚異物為神仙之下府開龍虎之殊一作庭神非庭漢書郊祀

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屬歲之一一本無不寧震山川鬼神早既太甚馳誠疊嶂託意

通渡雷植洛神賦託果聞雷出地中地蓄豫電流一作嚴下見為某

常足敢薦馨一作芬願終如響之靈易共受命無怠一作孔明之鑒

孔明尚饗

賽海陽神文海陽山即陽海山詳上諸篇

年月日賽於海陽之神頃傷多稼將困驕陽未逢一作玉女之披

衣見濯原謝空見土龍之矯首霍南子土龍致雨許慎注曰湯適旱作土龍以

式祈嘉靈果降明輝神其享彼蘭羞挹茲桂酒允邀奠桂甫成

於多黍多稌詩豐年多助施一作調於好雨好風一作好風好雨畫星有

庶厲業文載作官以酬元澤好風星有好雨傳曰箕

賽堯山廟文實休符桂林風土記堯山在府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望

遂名堯山山有廟絕靈公私賽奠不絕相傳為秦時建北

按湖山連亘千餘里，寰宇記：桂州靈川縣堯山在州城北四十四里，按山海經中山經，堯山在洞庭之山東南，又其三百三十九里，似與桂州地勢不符，豈亦連亘耶？水經：滙水過合涇縣南，出涇浦關，為桂水，注曰：涇水又東南，左合陶水，東出堯山，山盤紆數百里，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者舊云堯行宮所，王韶之始興記云：堯山長嶺，望如陣雲，陵上有大堂，基十餘處，謂曰堯故亭，即其行宮，郡國志云：廣州堯山高四千丈，自番禺交趾見之，合涇縣漢晉時屬桂州，唐貞觀初始屬廣州，皆此堯山之盤亘也。明人張羽王桂勝云：高亦為桂，諸山之冠，上有平田，曰天子田。

年月日昭餐

一無

於堯山之廟，伏以帝巡遐徼。

淮南子：堯巡狩行教，動勞天下，周流五嶽，動一

作勤實，証新書堯教化及馳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西見王母，北中幽都，極堯巡於此，可考寰宇記云：堯封履不到蒼梧，以其西與舜祠相對，遂名堯山，此論拘矣。

作高山

王荒之

既比敬

一作

於軒臺

見渤海公

亦分功

一作於農

井

荆州記：隨郡北界有陂，鄉村南有重山，山下一穴，相傳云：神農所生，周圖一填，二十畝有九井，神農既育九井，白穿承經注汲一井，則泉水自動，漢書注：厲鄉故屬國也，屬國曰賴。

是留遺廟以慰斯民

昨者時雨忽愆，秋陽稍亢，求言嘉靈，實

自元恩大驅蟠澤之龍

交選蜀郡，賦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與雨，注曰：盡發也。

潛泉之蛭

一作介，淮南子：黑蛭致雨，注曰：神蛇也。潛於神淵，能與雲雨交，黑蛭神蛇，潛泉而居，將雨則躍，按行雨皆縣介之屬，作介亦通，莫休符風土記：天將

降雨則雲霧四起風雨立至每歲農耕侯倉箱興詠將慶於農夫之慶灌浸

皇功不愆於暨集作壯文載子子子似為井事檢之未得御覽引白澤圖曰井神

日吹簫女子亦無暨子事今俗稱井泉童子不知何敢茲昭報一作降明靈

賽古欖神文俗書志桂州理定縣本漢始安縣蒙字記欖山在理定

有野生者子繁樹峻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寸許納鹽於其中一夕子皆自落徐曰趙璘因語錄南人長林中大樹謂之有神豈以古欖歷年既

久神所憑依故賽之耶

年月日賽於古欖之神惟神爰因碩果不食遂啟靈祠瓜美邵平

且傳舊志漢書蕭何傳召平者秦故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李標朱仲亦茂前經文選

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善曰王逸荔枝賦云房陵縹李荆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在助述異記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李尤果賦三十六

國未詳是也昨者一作瘴一作暑為災漢書陵助傳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油雲不起式存心禱

慮作神羞神能感氣螟泉見上篇與鄭傳祥鶴埴使宋生抒賦始悅

楚南文表洋注

於雄風

見上河東公啟

高氏讀書忽驚於暴雨

後漢書逸民傳高鳳字文通妻常之田稼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

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

化太甚旱為大有年

春秋宣公十有六年冬大有年將見助於

歡康敢忘懷於昭賽

賽蘭麻神文

寰宇記蘭麻山屬理定縣界在府城西南從府至柳州路經此山過溪山中有寺峭絕險隘更無別路其山自衡岳

南亘到此入柳州象州柳子厚詩桂州西南又千里瀰水關石麻蘭高麻蘭即蘭麻舊書志柳州在桂州西四百七十里之言不必泥也

年月日賽於蘭麻之神頃者杲日揚威融風扇暴

左傳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注曰東

北曰

禾乃盡偃

以風禾盡偃

人何以堪

忽應時

九歌應而來

逡巡布潤雲旗直集

九歌乘迴風

不資秦地之

雨之

決渠

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表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民歌曰田於何所也陽谷口鄭

國在前白渠起後舉

雨陣斜飛更甚成都之救火

後漢書方術傳樊英隱壺山為雲決渠為雨

日成都市火甚盛因舍水西向激之乃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黑雲卒從東起大雨火滅餘又見下祭荔浦城隍文

求懷靈祐敢禱

嘉肴神其與蕙同芳

見上范陽公啟

為蓬扶直

天戴禮記孔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勿一作盧嘉

號以累豐年

祭全義縣伏波廟

一作神

文

元和郡縣志全義縣本漢始安縣地武德四年分置臨源縣大歷三年改全義復漢

書馬援傳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領外六十餘城蠻書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追徵側等數敗之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封援為新息侯擊九真賊餘黨嶠南悉平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騷越奉行焉將軍故事倣郡國志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郡七屬交州刺史部朱勃訟其斬滅徵側克平一州是也環濟要隘伏波船涉江海欲波浪伏息也

年月日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全義縣令韋必復以

酒牢之饌昭饗於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公越城舊疆

見藝文王

漢將

遺廟一派湘水萬重楚山比潁川袁氏之臺悲同異日

宋經注潁水東側有公路

城袁術所作也又潁水又東南汝水枝津注之水上升汝水別潁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又東逕公路臺潁水方百步袁術所築也枝汝歷汝陰縣故城西北東入潁水

汝水周公之渡感極當時

水經注汝水逕成安縣故城北又東為周公渡藉承休之微號而有周公之嘉稱也漢書恩澤侯表武帝

元鼎四年封周子南君姬嘉傳至初元五年更封君延年為周承休侯

嗚呼昔也投隙建功

後漢書公孫述傳論曰不能因隙立功以

會時變資融傳論振起風塵之中以投天隙此微功越執之士也

因時立志

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隗將軍

坐談西伯棄去無歸

隗將軍傳隗天水成紀人也季父崔閼更始立而奔兵進敗謀起兵應漢威謂營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

論曰若發命會符通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應乎注曰言不過光武為敵則不讓西伯也後坐談權坐論非郭嘉謂劉表坐談客耳之義焉援傳援避地涼州因留西州

隗將軍敬重之建武四年歸還援奉書洛陽援歸隗右梁伯孫自降王姬雖來

營位信長故遣長子拘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拘歸洛陽梁伯孫自降王姬雖來不起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以

若畫之眉宇

馬援傳援為人明須髮眉目如畫

開聚米之山川

馬援傳建武八年帝西征蜀援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

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扶風里中詎守錢而為虜

馬援傳亡命北地轉游隴漢間

因慮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

德陽殿下

漢宮殿名北宮中有德陽殿漢官典職禮陽殿周旋

寧相馬以推工

馬援傳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路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馬高

容萬人激浴沐於殿下

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按文以宣德為德陽英華辨證已疑之而

徐曰藝文類聚引東觀漢記云詔置馬德陽殿下義山本此不可謂誤也愚考援於二

十四年征五溪蠻明年病卒而鍾離意傳永平三年大起北宮意上疏諫後山為魯相

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然則置馬德陽誠

已有誤義山又踵其誤耳

悵望關西超一作馳隴右一作首誤援家本關西久留隴右二

又踵其誤耳

一年拜援

事嫂冠戴一作帶誤馬援傳敬事寡嫂不冠不入

隴西太守

喜議議而通輕俠客

援在交趾還書識之

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

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

宣德教援曰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陸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

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簡易若是按述字舊作淵集作宏俱誤英華辨證已改定矣

泊一作啟馬援傳援勞餐軍士從容謂官屬曰當吾在浪泊西

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遂征五溪南史蠻傳居武

陵者有雄溪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千道志楚文王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

入黔中各為一溪

銅留鑄柱水經注俞益期晨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

之長故號五溪

姻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孫邑記曰馬援樹

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

革誓裹尸男兒已立邊功壯

士猶羞病死

寫援進營壘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因賊舟升險鼓譟援輒曳履以觀之左右哀其壯志莫不為

之流涕武陵記壘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餘靈也餘已見漢陽陳情表

離湘之澣祠宇依然

豈獨文宣之陵不生刺

一作

草

舊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制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為文宣王乳蔡子夫子墓在魯城

北泗水上皇覽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諸異樹不生棘木刺草

更若武侯之壠仍有深松

蜀志諸葛亮傳亮遺命葬

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景耀六年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永經注沔陽故城南臨漢水對定軍山諸葛亮葬於其山因卽地勢不起墳壠唯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壘所在向我來思停車展敬一樽有奠一作五馬

忘歸

詳見感州謝上表

及申望歲之所又辱有秋之澤雲興柱礎

淮南王山雲蒸柱礎潤

電繞牆藩

見為李貽孫啟

何煩玉女之投壺方聞

一作

天笑

神異記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泉而脫誤不

接者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

不待樵人之取箭已見風迴

孔靈符會稽起會稽山有石室云是仙人射堂東高岩有射的

石如射侯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宏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宏還之問何所欲宏識其神人也曰常思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為鄭公風也校風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屬

以時非行縣行縣刺史巡行屬縣如漢書傳不嚴傳為京兆尹行縣錄四不獲躬

詣靈壇應璩與岑文瑜書躬自暴露拜起靈壇詞託煙波意傳天壤既謝三時之澤兼論

千載之交勿負至誠以孤元契

賽靈川縣城隍神文元和郡縣志桂州靈川縣龍朔二年分始安縣置

年月日賽於靈川縣城隍之神高壘深溝用資固護鮑明遠蕪城賦視基層之固護

興雲渫集作雨按詩有淪淪興雲雨新雨興雨本作興雲毛傳以祈祈為雲而呂

訓陸氏孫文孔氏正義皆曰定本作興雨趙氏金石錄曰無極山碑銘文有曰興雲祁祁乃知漢以前本皆作興雲顏說初無所據魏都賦晉為屯雲渫為行雨諒俟

威靈惟神能感至誠將成大稔左傳不可以五稔注曰稔熟也逐清冷之耕父不使

揚光山海經中山經靈山神耕父處之常遊清冷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為敗腹

郭注曰郭璞曰清冷水在西郭縣山上神來時水赤迴沮澤之蟠龍皆令灑潤

光曜而都賦注耕父旱鬼也式陳微報願鑒惟馨見賽堯山文方言龍未升天曰蟠龍

賽荔浦縣城隍神文

水經瀧水南過荔浦縣元和郡縣志桂州荔浦縣漢高縣因荔水為名

年月日

英華無此三字

賽於荔浦縣城隍之神嗟我疲

一作貧

民每虞艱食寒

耕熱耨始望於秋成

爾雅秋為收成

鑠石流金

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

幾傷於歲事

意歲事來辟除

稽匪解經記三制曰休老等農成歲事

遠資靈顧式布層陰無煩管輅之占

見鄭州禱雨文

不待樂

巴之嘆

神仙傳藥巴蜀郡人為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到賜百官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嘆之有司奏巴不敬巴曰臣遠見成都市上火臣故激酒為雨以救之非敢不敬詔發驛寄問成都已奏言正旦失火

竊陳薄奠

一作具

用答豐年神其

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止著人皆作酒氣

竊陳薄奠

一作具

用答豐年神其

據有高深主張生植同功田祖

證田祖有神秉昇炎火

比義

一作謾

兩師

詳義龍嶧山文

假怒於潛龍

一作龍潛

勿縱威於虐魃

一作魃

守茲縣邑富我京坻

賽永福縣城隍神文

元和郡縣志桂州永福縣武德四年析始安縣之永福鄉置

年月日賽於永福縣城隍之神夫考室立家

詩序斯千宣王考室也左傳師服曰天子建國諸侯

立先存

一作在一作立誤今從文載

戶竈

證記王為華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又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

立聚人開邑首起城池固有明靈降而鑒治惟神克揚嘉霑廣育

黎民聊薦粢梁

集作爲次梁粵西文載作薦梁盛

少申肴醢神其節宣四氣扶佑三時

勿使畢星但稱於好雨無令田祖獨擅於有神永歆蘋藻之誠長

挾金湯之勢

並見前

爲衛梁梁之眾聖聽怪奇詩言原之壽如次如梁

